

後漢紀

二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青兗豫徐冀并六州民飢三月癸酉日有蝕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夏四月太傅張禹為安鄉侯太尉徐防為龍節侯司空尹勣為傳亭侯車騎將軍鄧騭為上蔡侯城門校尉惲為葉侯虎賁中郎將弘為西平侯黃門郎闓為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隲奉節親迎增封三千戶隲逃避使者詣闕上疏固辭乃許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本志以為後周章謀廢帝之應也立壽光侯並為北海王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是時詔書令得案驗薄罪恭上疏諫曰詔書憂萬人而郡國記言勞來貧民多為煩擾逮證一人有疑罪近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妨廢農功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君以夏至之日止四方行者助陰氣也況於遠召考掠擾百姓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正罪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不可變易者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也又曰馴致其道至堅水也言五月徵陰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十一月中孚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皆詳議其法大辟之罪極重冬月乃斷其獄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詔從之爵太后鄧氏母新野君西羌叛車騎將軍鄧騭率師擊之是時水雨屢降災虐並生百姓飢饉盜賊群起於是策免太尉防司空勣太傅禹稱疾告退丙戌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初上立非大臣意也司空周章謀誅鄧騭兄弟廢太后及上立平原王為帝事發覺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有罪自殺潁川太守張敏為司空十二月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太后攝政之應也騎都尉王仁將兵迎惲將吏還入塞遂棄西城都護任尚抵罪二年春京師早太后親幸洛陽獄省罪囚擊夏四月甲寅濮陽阿城中失火燒殺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車騎將軍鄧騭與羌戰平襄羌詐降既而復叛侵掠邊郡吏民死者無數并涼遂虛十二月徵車騎將軍鄧騭還京師遣使者迎拜騭為大將軍詔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以乘馬束帛於是惲為執金吾弘為也騎校尉闓為捕兵校尉郎中潁川杜根與同署郎共諫太后不宜久攝政太后怒以絹囊盛根於殿撲殺之其諫者皆以被撲矣根先知召司撲者陰共為意

乃使執撲者不加力既畢皆載出城外根以撲輕得免逃竄宜城山中爲酒家傭積十年餘酒家知其賢常厚遇之及鄧太后崩天子知根等忠普告天下使錄其子孫根乃自出公車徵轉遷至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移風易俗是歲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騎都尉任仁將兵討涼州三月京都飢人相食癸巳司徒魯恭以災異策罷恭再爲宰相祿屬至卿大夫者數十人恭門下蒼生或望恭爲之論議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有鄉舉乎終無所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也謙退不伐有善終不自顯是以在位不以亮直稱自爲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輒遣小黃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篤賜錢二十萬年八十餘終於家賜至厚以兩子爲郎弟丕字叔陵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決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

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切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慈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丕後爲青州刺史遷拜趙相門徒數百人吏民愛之趙王嘗欲避疾便時止於學官丕不聽王上書自言詔下丕丕上言曰禮諸侯寤於露寢大夫卒於適室死生有命本無偏旁可避者學官傳先王之禮樂教化之處不宜妨塞之詔書從之不每論難稱曰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可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力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不勞而道術逾彰也夏四月丙寅大鴻臚夏勳爲司徒以用度不足令吏人入

錢穀爲關內侯以上林廣城苑可墾關者與貧民五月丙申立樂安侯子延平爲清河王六月烏桓寇代郡秋七月太后有疾左右請禱以人爲代太后聞之怒即勅掖庭令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已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復有此言冬十月南單于擅叛行車騎將軍大司馬何熙將兵征擅擅降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四年春二月匈奴寇常山於時西北有事民飢國用不足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專務北邊曰譬家人衣壞取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說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禹曰奈何詡曰先帝開土闢境而今棄之此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墾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過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陣不避危亡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庶人安土不肯遷徙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飢弊乘海內之虛弱豪傑相聚量才五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貴育爲卒太公爲

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計幾敗然則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與明公異恐涼州一旦有書述之變宜且羅其雄傑收其冠帶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其勤內以散其謀計之長者從之俄而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連年不解親舊皆勞手之曰得朝歌何哀也詡笑曰難者不避易者必從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堅利此乃吾立功之秋怪吾子以此相勞也詡謁河內太守馮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明府未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對曰賊去教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爲糧青輿流人前後連屬不知略以爲衆出入河山守阨塞此爲斷天下之右臂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効也於是詡悉罷戎兵而設方略即時皆平乙亥詡曰自建初元年徙邊者各歸本郡没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三月西羌寇漢中戊子杜陵園火夏四月丁丑大赦天下新野君有疾太后與上親幸其第宿止連日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固諫乃還甲戌新野君薨太后制齊縗上總麻贈送之禮一依東海恭王司空持節護喪事隲等皆棄官行服服除有

司奏隲等復輔政固請乃止非朝廷大議未掌元初
 中懼弘闓並卒未大歛天子並封爵太后輒不許太
 后上制服新野君贈賵甚厚使九卿護喪事惺子廣
 宗襲爵為業侯弘子廣德為西平侯封京子寶為安
 陽侯隲子鳳為侍中初都護任尚致鳳馬及尚坐事
 檻車徵鳳懼其及已私屬中郎馬融宜在臺閣事發
 覺鳳先自首隲乃免妻及鳳上疏謝罪新野君薨後
 太后崩上見白首者未嘗不流涕宗族耆老皆加親
 禮讀書至孝子事親喪親之禮常廢書嗷欬太后久
 執朝政從樂安侯康內懼威滿數上書諫宜崇公室
 挾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怒康廼託病不朝太后使
 家舊往問之初外給使以宮中婢年長者為中夫人
 因自以逼康曰汝非我家婢也何自謂中夫人婢聞
 之怒因言託病不避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康屬籍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本志以為正旦王者
 聽朝之日也是時太后攝政天子守虛位不得行其
 號今蓋陽不克之象也乙巳太尉張禹以災異策罷
 閏月戊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冬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未平
 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
 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
 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

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
 事奉禮復古垂示萬代事下公卿會曰宜如珍言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
 獻大臣命婦相禮儀夏四月乙亥司空張敏以久病
 策罷太常劉愷為司空五月丙寅羣吏復秩賜爵有
 差丁卯封鄧禹禹異等後九人為列侯六月辛巳大
 赦天下丙申河東水變色皆赤如血本志以為鄧太
 后攝政之應也
 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鯨寒
 篤癘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一匹三月巳
 卯日南地圻長一百餘里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詔
 三公卿士舉敦厚質直各一人九月辛未大司農司
 馬苞為太尉冬十月戊十朔日有蝕之是歲郡國十
 五地震高句麗王宮數寇幽都是歲宮死玄菟太守
 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
 者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前者官僕惡尤不能討今
 自死宜遣使者吊問因責讓官時所犯告以赦令不
 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句麗由是服焉
 二年春以郡國被災賑粟貧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
 頻有水旱之災百姓飢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廩賑飢
 民三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夏四月丙午立皇后閏

氏河南榮陽人暢之女也暢有五男二女長男顯及術景曜昆長女迎次姬即后也以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立爲皇后暢爲長水校尉太尉司馬苞薨秋七月西羌犯境右扶風太守种嵩南安太守杜佐擊之皆被害九月壬午晦日有彗之冬十月郎將任尚將兵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奉國威靈討捕叛羌兵出已久而未有伏誅者三州屯兵二十萬民棄農桑戶無聊生於此上聞誠竊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出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馬尤良一日之間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故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爲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民出數千錢得免介胄去行伍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民利事大功必立尚從之大破羌戎餘種悉降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詡有將帥之任乃遷武都太守羌數千人於陳倉穀谷欲遮道擊詡詡乃宣言上書請兵兵至及發虜聞之將謂實然乃晨夜進道時冬月多雪使騾驢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勅吏士人作兩窻日增之或問曰孫臏滅蹇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戒不虞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勢不相敵緩行卽爲虜所及故兼道取

疾若舌之避齒耳虜見吾窻多謂羣兵來迎追吾必遲孫臏見弱吾欲見強勢固不同也詡既到郡兵不滿三千人虜衆萬餘人攻赤亭詡使出戰勅曰吾言強弩發於是小弩先發虜以爲弩力極不能至即皆解弛乃使強弩射之發無不中虜前行潰乘勝追之殺百餘人詡謂掾吏曰何如皆謝曰所不及明日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四轉無已虜不知其數謀將退詡乃分數百兵險要處設伏虜果引去迎擊大破之於是羌畏伏武都遂安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民三千餘戶郡以富實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一地震十二月庚戌司空劉愷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空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闕暢爲北宜春侯冬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郡國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九江太守以聞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火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敞字升平少有節操及在朝廷廉潔無私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罷敞不阿權勢失鄧氏旨遂自殺朝廷隱之敞死葬以公禮復位其子五月丁丑太常李咸爲司空

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有司由舊令崇節儉嫁娶送終

不得奢修八月鮮卑寇代都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木泉湧出
壞城郭宇舍壓殺人三月庚戌初祀六宗於國北儀
比太社夏五月京師旱七月鮮卑入塞冬十二月戊
子朔日有蝕之郡國八地震是歲北單于與車師後
部王攻燉煌長史索班殺之遂略有北道逐太守曹
宗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司空司
勇議曰愚以為邊境者中國之唇齒唇亡則齒寒其
理然也先帝命將征伐曠引年歲然後西域內屬邊
境獲安宗不度當時之宜自見有喪敗之負欲舉兵
荒外以要功名是為始禍唱兵其患難量也今府藏
未充而當遠出師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
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燉煌郡舊有營兵三百人今
宜復置之西域長史屯蘭樓蘭樓西當焉耆龜茲是
則周遊一處而所制者多也公卿皆從勇議勇習邊
事有善策於是以前部王破之捕得後部王匈奴使
者將至索班所沒處斬之傳首洛陽

末寧元年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大赦天
下賜公卿已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
瘡篤不能自存者人粟三斛貞婦人帛一匹已巳立
濟北王子萇為樂城王立河間王子翼為平原王萇

驕淫失度異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尚書侍郎岑
宏議以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為立賢
師傅以訓導之所以目不見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
高明令終萇少長蕃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
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機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
官議親悉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訶為非無赫赫
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
詔貶萇為臨湖侯

秉宏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
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閑之有禮輔之有物少而習
之長而不改和睦之性與教而淳淫僻之心無由得
生若縱而任之不為師保恣其嗜慾而莫之禁禦性
氣既成不可變易情意流蕩不可收復故動之凶德
而國殄身亡也秋七月乙丑日有蝕之酒泉太守以
聞六月羌寇張掖十一月司徒劉愷固疾策罷太常
楊震為司徒

後漢紀孝安皇帝卷第十六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寇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飲封大將軍隲爲上蔡侯丙子葬和喜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恐有廢置意中常侍黃門郎李閔爲上伺候及后崩因言鄧悝兄弟嘗從尚書鄧防取廢帝故事謀欲立平原王爲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弘步兵校尉閔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隲不豫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爲郡縣所逼隲與鳳自殺廣宗隲從弟遵約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閔后同產故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爲太僕卿初河間孝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師鄧太后善翼之爲人也封翼爲平原王因留京師及太后崩上以翼謀圖不軌竊闕神器乃貶翼復蠡吾侯封中常侍李閔江京爲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朱寵隲之所舉乃肉袒輿榘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之祐宜象謙約之報橫以官人單辭事不可信隲等父母羣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威人宜皆還葬寵其遺

孤以答亡魂安帝初天災疫百姓飢饉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反叛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賴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闡昧衆庶多稱其寃上既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隲等喪葬以舊塋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標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患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宰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計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一體也操大權於天下萬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用等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闇昧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搜搜逃之丹穴楚人承以玉輿燻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搜非惡爲王惡其爲己患也然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已燋爛而歷代貴寵未有不患其爲患豈不哀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帝左姬爲孝德皇后宋貴人爲敬隱皇后左姬健爲武陽人父坐事姬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特詔分官人賜諸王以姬爲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絕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

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爲首政之初宜徵天下隱逸乃詔公車以玄纁徵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良字君卿少爲縣吏從尉迎督郵良耻厮役因毀其車馬壞其衣冠絕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狂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健爲從師受業十餘年還鄉里雖處幽闇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爲師譽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樊宇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室家相待如賓客化行鄉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路尚書陳忠以直言爲名而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逼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盡蹇蹇之節不畏逆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寬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錄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爭劾切直如有管闕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爲太尉九月戊子上幸衛尉馮石上寶劔玉玦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官已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壞城郭壓殺人本志以爲安帝不明官人與王聖專權之應也鮮卑寇玄菟庚子絕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

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蒙義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聲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愛之義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籍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平大臣送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恩揆臣子之心則海內羣生各得其所上不從

其素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者也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生乎冬十月光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玄菟

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震癸巳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

司復以追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則司察羣后然王者虛已待以殊禮在輿爲軾在坐爲起漢典舊事丞相所摠靡有不聽今之三公有古之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三公凌夷已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者復欲切讓三公以解天意臣愚闇竊信宋景克已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納賁麗之說令丞相方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是非之分其可詳見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罪法不依故事者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古典之義下防威福之專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衡誠國家之典萬國之法也忠意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隸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寃之而忠數上書陷城其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廢諸名臣來曆等守關固爭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爲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申高句麗王乞降八月羌寇京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人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今發于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廢太

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黃龍見九真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璠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轉蒲類秦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放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嘗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漢窮其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隕於狼望之北山中國弊於虜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筭至車舂資及六畜夫豈不懷慮有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兩羌開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窺遁遠藏至於宣元遂被蕃臣闕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

矣若然則北虜賄賂益增瞻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費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有見先世苦心勤精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隅遠來告急復不轉助出無慰勞民吏外無威示百蠻辟穀蹙土經有明戒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十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異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於是從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聖女壻劉環為朝陽侯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

與羣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所以別親疎殊適庶尊國體重繼嗣防淫篡絕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既忝位侍中一時之間起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與辜會忝當台翰之任故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為阿母起第舍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九年耕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國無三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知禮凶年減除臣伏念災善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抄

掠二邊雲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內第舍雕繕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王攻山採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震為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今年田租戊子風風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四匹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遂幸東平魏郡河內壬戌太尉楊震策免初河內人趙騰詣闕上書陳得失收考治詔下獄震隱其狂直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闢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諸子謂門生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猾而不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見日月身死之日但雜木為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蓋形勿歸塚次

勿設祭祀遂仰鶴而死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博學無所不究數十年不應州郡之命衆人謂晚暮而震志業愈篤年過五十乃應州郡之命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以爲賢舉茂才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故無知密慙愧而出震言行不媿於心皆此類也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諫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曰清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貴乎及爲公卿敦古守朴推其誠心每言事不爲文辭意在臣主疾惡而已子秉以義正知名

袁宏曰夫生而樂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勢也愛而効忠情之用也故生苟宜存則四體之重不可輕也困必宜通則天下之欲不可去也愛必宜用則北面之節不可廢也此三塗者其於趣舍之分則有同異之辨矣統體而觀亦各天人之理也是以君子行已業心所託焉古之道術有於此者夷明隱困而不耻箕子之心也球竇聞其風而悅之舍否之通利見大人微子之趣也叔孫通聞其風而行之諫以兩君死而不貳比干之志也揚震聞其風而守之此數賢者雖行其所聞殉託不同皆終始之道而不由愧

於心者也是以聖人知天理之區別即物性之所託混衆流以弘通不有滯於一方然後品類不失其所而天下各遂其生矣然君子之動非謀於衆也求之天地之中款之曾懷之內苟當其心雖殺身糜軀未爲難也苟非其志雖舉世非之而不沮也夏四月戊辰光祿勳馮石爲太尉五月南單于左尸逐燒當郡部扶渠當等反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珍爲大將軍戊子麒麟一白虎二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太子嘗有疾避于野王君王聖第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古與中常侍江京樊豐及聖永等爭言相是非遂誣譖男等皆幽死獄父母妻子徙日南太子思戀男等數爲歎息聖永懼有後患乃與京豐共譖構太子是時閭后寵盛京豐媚於閭顯等信之遂與后共助毀太子召大將軍公卿議太子應廢曰大將軍耿珍等事不宜奉嫡嗣太常桓焉太僕來曆廷尉張皓曰邴古等所議謀太子不知經說年未十五過惡不在身太子少宜選忠良師友輔以禮義廢置重事此誠聖恩所宜詳審上使中常侍奉詔脅諸大臣大臣皆失色來歷獨固爭之上乃免歷官削爵土是日太子廢於是光祿勳祝諷中郎將閭丘弘符節令張敬太中大夫第五穎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泰羽林右監孔顯治書侍御史龍調衛尉

丞樂闡城門司馬徐崇開封人鄭安世等守闕上書
訴太子之寃癸巳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
贖罪者各有差辛亥黃龍見曆城庚申晦日有蝕之
冬十月壬午鳳皇見新豐本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
建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有
羽蟲之孽鳳皇者陽明之應也故非明王則隱而不
見凡五色大鳥似鳳凰者多為羽蟲之孽是時上信
讒免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丁亥行長安祠陵廟
十二月乙未黃龍見琅邪是歲京師郡二十二地震
四年春正月壬午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三月戊午
朔日有蝕之庚申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
疾篤自宛還徵濟北河間王子年十四已下七歲已
上詣京師進號皇后母北宜春夫人為榮陽君丁卯
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宮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
闡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認為帝嗣以闡顯
為車騎將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夏四
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喜為太尉參錄尚
書事故司空李郃為司徒有司奏大將軍耿珍中常
侍樊豐野王君王聖女永下獄誅已酉葬孝安帝於
恭陵六月乙巳大赦天下冬十月丙午蜀郡越嵩山
崩殺四百餘人辛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闡顯中常
侍江京等謀曰前不用濟北王今立之後必怨人乃

言於太后徵濟北王河間王子將以為嗣初太子之
廢居于德陽殿西鐘下中常侍黃門孫程王成王國
等常懷憤懣謀欲立之以告中常侍侯生李閏殺中
常侍江京陳達劉安于省門之外王成以劍脅李閏
曰太子之廢天下咸怨今北鄉早薨安帝無嗣太子
保明天將啓之從我乎閏許諾成乃與閏列尚書將
侯射以下到西鐘下立滄陰王為皇帝時年十一升
雲臺召百官顯聞帝立懼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曰
何不發兵擊之顯以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闡景將兵屯平朔門登引詩等入省顯謂詩曰
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圖殺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
可得太后使授詩等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李
閏者五千戶侯等皆許諾卒被召所將吏士少顯使
詩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歸營知事將敗乃
格殺登閏景歸衛府收兵將欲作亂是時尚書郭鎮
勅兵詣闡遇景於公車門鎮下車詔景景以刃斫鎮
鎮抽劍斬景戊午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
獄誅妻子徙日南初上之廢闡后豫焉議郎陳禪議
以為太后與上無母子之恩當廢羣臣咸以為宜司
徒掾周舉說司徒李咸曰昔替腹常欲殺舜舜事之
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姜始皇與母隔絕感考叔茅
焦之言修復于道斯皆前世之述書傳之所美也今

褚園新誅太后前官恐悲生疾如從禪讓若有變異
後世歸咎明公不刊之事也以聞上從之丁卯以王
禮葬北鄉侯辛巳封孫程王國等十九人爲列侯司
空劉授以阿附惡逆免十二月詔曰朕以不德纂承
洪緒今陰陽不和疾疫爲害思聞忠正以匡不逮其
今三公卿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楊震門下人訟震之寃天子加震之忠除二子爲郎
賜錢二十萬以禮改葬之日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
集于樞前低頭淚出衆人其能驚者葬畢飛而冲天
甲申少府陶敦爲司空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七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 袁宏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
鰥寡孤獨篤隆不能自存者粟人五石貞婦人帛三
匹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喜以
阿黨權免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
閻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寯爲太尉
長樂少府朱儂爲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
也封尚書郭鎮爲定顛侯是時司隸校尉虞翻糾正
邪枉無所迴避中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翻奏免之
防遂譖訴翻等作威福帝怒下詔獄浮陽侯孫程祝
阿侯張賢等知詔以忠獲罪乃相率請翻上引見之
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即位而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翻爲
陛下盡忠無所迴避反拘繫常侍張防賦罪明正陷
構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出翻收
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
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召問諸尚書尚書賈服素與
防善遂調尚書奏詔會赦以贖罪免死秋九月有司
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爲司隸校尉虞翻訶叱
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于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
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爲都梁侯程恣
恨封還印綬更封爲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減

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差丁亥司徒朱伉以疾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祿勳許敬為司徒廷尉張皓為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德統承大業虛氣流行厲疾為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沒每州郡所出惻然自刻其令當輸今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徵南陽樊英江夏黃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隱居教授受業者自西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徵皆不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

英既至天子為設壇席延問得失世拜五官中郎將遂稱疾篤賜告歸復追下詔以光祿大夫居在所賜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喻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常病卧便坐妻遣婢

拜問疾英下牀答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有鄰人于止英家每醉啣呼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此稱焉公卿大臣多薦江夏黃瓊之賢於是公車徵瓊至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瓊不得已前就徵拜侍

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官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闕后妬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嗟

唏發哀乃親到壙所號咷斷絕秋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者漢發河西四郡兵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者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罷還焉者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

不論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曰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祗懼群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秋七月丁酉茂陵園火九月鮮卑寇漁陽十二月乙亥太傅相焉以辟召非其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不能自存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內有災太官減膳都尉不宜揚本朝而獻珠求媚今其封還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粳糧緼袍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雖方丈黼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非能自止者

也上之所爲民之準的也今以不止之性而殉準的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爲靡麗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苟不欲則物無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之貨息則民安本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夫不明其本而禁其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鴻臚龐參爲太尉大常王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計敬策免宗正劉俊爲司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爲潁川太守表孝悌儒義理寬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民愛其禮所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御車問人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鄱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耻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遁世高跡樊仲父者志潔心遐駐飲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泰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徵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

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於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於潁陽彪義山英安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於將墜文麗春華辭蔚藻績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儀之節以榮華爲塵埃以富貴爲厚累草廬蓬門藜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原周伯汎汝南周彦祖皆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准之不以遠乎寵徵入爲大鴻臚拜太尉自爲宰相數抗直言雖爲三公卧布被僅能覆身食脫粟米藜藿不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薨遺其子曰吾本寒賤諸生才非周幹橫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國負責深重身沒之後百俸所贖贈一無所受素棺殯殮疏布單衣無設綬冕殮畢便以所有車牛夜載喪還鄉里勿告群僚以密靜爲務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爲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以土地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祿勳入爲司徒敬以臧否爲已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

所屈撓三家既敗多有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及已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疎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徒邊戍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

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商襲父爵為乘氏侯商生三男四女長曰冀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

姬即后也次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

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免虎口之害所活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

之報不及其身必流福子孫當因此女與邪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

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為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

義蓋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善達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愈

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夏四月有司依舊加梁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

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筭之材乘君子之器

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

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頃之拜

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則有毛蟲之孽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

山全身厥災狼食人申酉詔天下死罪囚減罪一等亡命贖罪各有差鮮早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

敞薨敞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戶五千是時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

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臯繇對禹首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

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既滅六國并秦抗儒泯典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黎民大漢受命蠲其苛政

寬以三章撫以因循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玄靖淵嘿使萬民不擾也宣帝興於側陋知世所疾綜名

核實賞罰必行刺史首相初拜輒親見問之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

政平良吏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

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

卿時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史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
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元至今三百餘載俗浸
凋弊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列城百里轉動
煩數以殺害爲賢以循理爲劣以聚斂爲辯以修己
爲弱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戶之禍成於喜怒視民
如寇稅之如狼監司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
成於耳目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核實虛誕者獲祐束
修者見黜或因罪而致高或處危以成名所以天災
屢降治道未寧皆由於此也臣愚以爲長吏理績有
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王制錮之終身雖赦令不在齒列必競修善政
親撫百姓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於是復伸無故去官之禁閏月
壬子恭陵廟災北海人鄧顓上書曰臣聞天垂誠地
見災異所以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以誠而
不以言導下以躬而不以刑頃者官殿官府多所治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以致美愚
以爲諸所繕治事可減省以恤貧民以賑孤寡天之
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
之路以天下爲憂百姓爲念而不數見公卿責以政
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
察今水旱連年五穀不登不能憂也官失其序庶事

不治不能正也但遲迴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
甘燕安之樂豈不謬哉尚書問狀顓對多言數術占
候之事大旨以三公非其人將有饑饉水旱地震盜
賊之變其後海賊攻會稽而青徐盜賊起西羌反明
年四月京師地震其夏大旱略如其言華嶠曰漢之
十葉王莽篡位聞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
識云劉秀爲天子自光武爲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
爲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以忤意見疎桓譚以遠斥
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諱之學
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
爽之徒忿其若此秦皆以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
惟斯事深奧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
驗於人而杵云天之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
候術數能仰瞻俯察恭諸人事禍福吉凶旣應引之
教義亦有著明此蓋道術之有益於後世爲後人所
尚也

二年夏四月丁丑封虎賁中郎將異爲襄邑侯執金
吾商上書陳讓辭意惻至書十餘上上遂聽許爵阿
母宗娥爲山陽君尚書左雄諫曰臣聞高帝約非劉
氏不王非功臣不封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皆有
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蝕之變道
道術之士咸歸於封爵不時之咎方今青徐飢饉盜

賊未息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宜清淨無為以求天
 意誠不應追錄小恩以虧大典上不從雄復諫曰臣
 聞君莫不好忠正惡讒諛而臣莫不以忠得罪以讒
 得倖蓋忠言難入讒言順耳易從也夫刑罪人情之
 所甚惡也是以世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
 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
 尚書故事無孔母賜爵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
 野王君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則為天下所咀嚼死
 則為海內所共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惡以為比
 以其富而無義也夷齊賤於匹夫而王侯爭與為類
 以其貧而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
 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氏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
 常願愚以為人心不相遠其所不安遠近一也王聖
 之禍未絕於口傾覆之勢危於壘卵臣請歲以錢千

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親外可以不為吏民之
 所怪也上遂不從雄字伯豪南陽沮陽人也居貧好
 學經常以服勤不足學足學者憚怠宜崇經術繕治
 太學既為尚書而陳之帝從其言更增弟子科除儒
 者為郎百餘人雄上言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
 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無以施化招災致禍為害
 不細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強而仕請自今孝
 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

史試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有不承科正其罪法帝從之詔郡國孝廉年四十已
 上考德行試其經奏其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不拘
 年齒今舉孝廉徐淑年未滿限臺郎詰之對曰詔書
 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以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
 屈雄詰之曰昔顏淵子奇問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
 邪淑無以對乃却歸郡守坐免時郡國守相坐舉者
 百餘人初明帝時政嚴事峻九卿皆鞭杖雄上言曰
 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王之節動有庠序
 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袁宏曰夫謀事作制令以經世訓物使必可為也古
 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事
 之時在於強盛故舉大限以為民表且顏淵子奇曠
 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己亥京都地震五
 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
 和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彰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
 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舉
 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漢中李固對曰愚
 以為天不言以災異為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
 上帝所伺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
 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
 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今陛下幽廢親履艱難天誘其

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霈然改圖抑退權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然政令紛紜以復做蹈前軌矣臣伏在革澤痛心疾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之主也皆改華服霈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及之於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書災異之發亦以爲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忠善則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已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也梁氏子弟羣從徵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

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今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驚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今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卻受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以對不敢虛造扶風馬融獨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伐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飢饉荐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効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咸問其國首相及今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致之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鈞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

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不嚴以蒞之不變則刑罰之失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土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太史張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華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純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

觀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至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蒞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舉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偽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謂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對爲第一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拜固爲議郎權臣皆切齒於固將加之罪朝中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輔政柔和自守內豎亂政不能有所裁固奏記於商曰今四海雲擾皆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已來妖恠屢起官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世重誠令王政一整必享不朽之福商不能用戊午太尉龐參司空黃冀以災異免六月太常孔扶爲司空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本志稱李固曰陰類專恣將有分坼之象其後中常侍專權忿爭之應也八月己巳大鴻臚施延

為太尉冬十月初隨月律作應鐘

三年夏戊戌大赦天下賜民爵八十已上米人一斛
九十已上帛人二匹祭三斤秋七月羌寇濮陽冬十
一月羌寇武都壬寅司徒劉愷司空孔扶以災異免
已巳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王卓為司空
四年春二月丙子詔曰自今中官得以養子為後夏
四月甲子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戊寅執金吾梁
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商推誠實不為華
飾嘗病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故衣衰車馬供用而已
租俸賞賜分與昆弟故舊虛心下士門無停賓儉約
宗族親戚莫敢犯禁朝廷由是敬憚之在位所辟召
皆四海英俊其所招引推進如李固周舉等數十人
時魏郡霍諝舅宋光為人所誣引判定詔書繫洛陽
獄考訊楚毒諝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諝聞春秋之義
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蓋謂其天下
宏隆廣狹高卑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
有不然者人心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趣利
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諝與光骨肉之親義有相
隱言光寃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平之光衣冠子孫
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
無故刑定詔書欲何解救就有所疑當以道理求便
安能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諸附子療飢醜毒止渴

未入腹胃喉咽已絕豈可為哉光不定制書情既可
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官之門泣血兩觀之
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
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
必有千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嘉諝辭
意即奏原光罪閏月丁亥日有蝕之十二月甲寅京
都地震詔百寮上封事靡有所諱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大赦天下詔問公卿北鄉侯
宜加謚列昭穆與木主否羣寮皆謂宜加謚司隸校
尉周舉議曰北鄉侯本非正統羣臣所立立未逾歲
年號未改皇乾不祐大命天眷孔子作春秋為制王
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北鄉無他功德以王禮
葬於事已崇不宜稱謚上從之夏四月壬寅追號皇
后母開封君冬十月丁未永福殿火丙子太尉龐參
以久病策罷故司空王襲為太尉十月武陵太守王
舉夷望上恩請入貢比漢民議者以為可聽尚書令
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
以蠻夷獸心貪婪難整是故羈縻緣撫受而不逆叛
而不追今賦而稅之必有怨叛叛而伐之必復與士
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之不追上不從詡
字鼻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為獄吏常然于公之治
獄及詡之生經曰吾雖不能及于公孫可至九卿

故字曰昇卿少失父母與祖父母居年十三通尚書國相見而奇之欲以爲吏謝曰祖母年九十居貧非詔無以供養乃止

二年春武陵蠻夷以貢非舊約叛三月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祿勳郭乾爲司空夏四月丙申地震五月癸丑山陽君宋妖有罪歸里舍秋七月日南蠻反交阯刺史樊演出討失利冠遂攻掠郡縣上甚憂之議者宜遣大將軍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救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議曰荆揚安穩發其吏救之可也今荆揚盜賊盤結武陵南郡夷未集長沙桂陽數被徵發難復擾動其不可一也充豫之民間萬里征役無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郡縣迫促懼有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如有瘴氣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比到萬里疲勞不可復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日五升用米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自致費但若此其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當復益發此爲刻割心腹而樂四支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徒叛還自相攻但坐徵發之故何況乃發四州赴萬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使益州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民困旬月破滅殄盡此

發將無益之効州郡不可任之驗也可但選有勇略仁惠以爲刺史太守勿與爭鋒以恩信招來赦殺傷之罪以息發軍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在益州實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也文帝遣馮唐即救魏尚雲中太守就拜楚龔舍爲泰山太守祝良等可用皆宜即拜便道之官於是拜祝梁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太守二郡即安冬十月行幸長安祀陵廟丁卯京師地震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夏閏月己酉京師地震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本志以爲大將軍梁商父子貴盛之象也己未司徒黃尚以災異罷九月癸酉光祿劉壽爲司徒十二月戊申日有蝕之會稽九郡以聞京師不見

四年春三月乙亥京師地震初上之立闔官之力也由是寵之始專政事爭執權勢中常侍張達等乃諫中常侍曹騰孟賁與將軍商召諸王子請收之上曰將軍父子我所親必是共嫉之耳乃誅達等辭及在位大臣商上表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在首惡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達等語多所及大臣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達和氣平政化也宜早決竟以息逮捕之煩上從之二月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郟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愛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上許之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來機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親喻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二君皆表素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宜防其大惡忍其小過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夏四月戊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癯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貞婦帛人三匹九十已上人二匹是時良二

千石初有任峻蘇章後有陳琦吳祐第五訪之徒海內稱之峻字叔高渤海蓆人也爲劇令洛陽自王莽之後連詔三公特選皆不稱職峻以公能召拜選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剔姦盜不得旋踵民間皆畏之斷獄歲不過數十人其威禁猛於王侯而文理政教不如也後爲太山太守蘇章字孺父京兆茂陵人也爲冀州刺史勤卹百姓摧破豪俠坐免歸養高於鄉里時天下不治民多悲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之陳琦字公魯陳留人也爲徐州刺史時有盜賊與吏士同寒苦爭爲用後遷琅邪相天大旱用功曹伏禹之言條前相所賊殺無辜齋戒設壇而祭之數日天下大雨第五訪字仲謀京兆人也初爲新都令恩化大行二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民飢米石數千訪開倉廩賑之不待上詔謂掾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得全朝廷降璽書嘉之旣而從輕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年穀石百錢後爲南陽太守護羌烏桓校尉邊境伏其威信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聞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無足可効迫切令自殺龜下獄五月己丑悔日有蝕之秋七月羌寇金城及三輔將遣西

師謀元師金曰講羌校尉馬賢大將軍梁商曰賢本西方斗筭之子雖有割雞之効然齒以老矣不如太中大夫宋漢不從丁丑赦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八月以弘農太守賢爲征西將軍積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坐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以爲慮坐食穀米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復實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輿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且懼士卒將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堪蓋寒不拔裘戎事不遇女器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還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兄弟受恩誠私憤悒鈿錫之刃以効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纜加部隊之號庶自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廝養欲燕初爲衆笑後效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猥陳此言訪之羣司知當受虛誣之辜唯加裁省不聽融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也兄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著漢書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蓋踵而成之融少篤學多所通覽大將軍鄧騭聞其才學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避地至涼州會羌戎擾攘邊教踴貴困厄甚乃歎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刻其

喉憑夫不爲也何則生貴於天下今以咫尺之耻而喪千金之軀非老莊之意也乃還應臨命轉爲中郎校書東觀十餘年窮覽典籍稍遷尚書南郡太守坐事免徙朔方遇赦還爲議郎融美才貌解音聲學不師受皆爲之訓誥弟子自遠方來受業者常千餘人融外戚家雖好儒術而服飾甚麗坐絳紗帳侍婢數十聲妓不乏於前弟子以次相授鮮有親其面者十一月遣匈奴中郎將將兵討南匈奴叛者斬首二千餘級叛者乞降是時朝政多僻競崇侈靡侍中張衡上書曰臣伏惟陛下宜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之變以應潛龍之德及乘雲高濟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任必先控惚之也親履艱難猶知物情故能一貫萬機無所疑惑宜獲神祇之應受黎庶之舉而陰陽未知災眚屢見天道幽遠成敗易覩近世鄭恭江樊周廣王聖皆爲効矣恭儉畏忌必蒙社社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返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思義故過結罪成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僭尤上下知之褒美誠惡有心皆同故怨讎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孽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也懼羣臣奢泰昏迷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

京都地震土裂土裂者感分地震者民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感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正也竊懼君有厭倦制不專已思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干而家凶干而國天監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大柄不由天斷懲忿窒欲事依禮制禮制修奢偕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聖允塞災沴不至矣衛雅

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

流復無識書識書出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矯世取容不可信也衛乃上書其陳識不可用衛字平子南陽野人也和帝世爲尚書郎是時承平日久天下奢奉自王公至于庶人莫不逾制故衛作二京賦諷焉衛精微有文思善於天文陰陽之數由是遷太史令衛作地動儀以銅爲器圍徑八尺形似酒樽合蓋充降飾以山龜鳥獸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方北龍首銜銅九蟾蜍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樽中張訖覆之以蓋周密無隙若一體焉地動搖樽所從來龍機發則吐九蟾蜍張口受之九蟾振揚同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

所起從來也合契若神自此之後地動史官注記所從方起來觀之者莫不服其奇又作渾天儀衛深歎揚雄太玄經謂崔瑗曰觀太玄經知子雲殆盡陰陽之數也非特記傳之屬實與五經相擬漢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當然之符也太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之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久之出爲河間相衛所著述皆傳於世九月太尉王龔以疾罷初龔患宦官之亂上疏言其罪宜罷遺逐之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龔以罪詔太尉龔丞自實從事中郎李固說大將軍梁商曰王公束脩勵節而受讒佞之患夫三公尊重舊典不有大罪不至輕問也王公沈靜內明若有他變朝廷獲害忠良之名語曰善人在患飯不及食宜救其艱商從之由是得免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安帝時爲司隸校尉京邑肅然有高明於天下初龔夫人卒龔與諸子並扶杖行服是時山陽太守薛勣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何恨哉議者兩譏焉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討羌到射姑山迴三月庚午司空郭虔久病策罷丙午太僕趙誠爲司空秋八月丙午大將軍梁商薨初商會於洛水請從事中郎周舉舉稱疾不行商親昵皆會焉倡樂既畢終以薤露之歌坐中皆流涕舉聞而歎曰此所謂哀

舉失時非其所也懼將有禍俄商疾困移歸舊第勅
異不疑曰吾以無德受恩深厚生補益朝廷死必耗
費帑藏衣食飲金玉神珠物無益朽骨但增塵埃我
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神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
境未寧盜賊未息朝廷用度常若不足氣絕之後便
歛以時服殯已便關關必便葬上無損於國下從我
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
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莫不疑欲奉行朝廷不聽
車駕親臨謚曰忠侯以河南尹冀爲將軍不疑爲河
南尹九月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蝕之冬十一月行
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大赦天下二月丙辰詔大將
軍公卿舉賢良方正探賾索隱者各一人夏六月以
匈奴立義王卑樓儲爲南單于立於京師公卿備位
使大鴻臚授印綬引上殿賞賜閼氏以下各有差初
商病篤上親臨幸問以遺言商對曰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臣從事中郎將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
上拜舉諫議大夫及是之時連有變異上思商言召
舉於顯親殿問之舉對曰陛下初即位遵修舊典遠
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幸祿不原德府
藏空匱有瓦解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
書曰僭恒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

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勅州郡察強豪大姦以
時擒討於是下不循法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
行州郡不能禁歸罪刺史二千石上乃召舉與羣議
遣八使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張綱侍中杜喬等八人
持節循行天下表賢良顯忠勤貪汙有罪者雖刺史
輒收以聞喬等奉命而行唯綱獨理車輪於都亭不
動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
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過厚之恩以蒞蕘之妾居
阿保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
蛇肆其貪饕甘心貨賄縱恣無厭多結詔諛以害忠
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
一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京都振竦
時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主諸梁姻族冠冕
盈朝上雖信綱言然卒不罪冀侍中杜喬奏免陳留
太守梁讓濟陽太守汜官濟北太守崔瑗賊罪狼籍
梁氏親黨也薦泰山太守李固在郡忠能徵固爲將
作大匠固亦方直不撓好推賢士上疏曰臣聞氣之
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
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遣使觀寶楚王乃列其
賢臣以爲國寶秦使懼之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子夏
友田子方軾段干木之閭羣俊競至名過齊桓斯誠
積賢之符効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

英徵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優位是以巖穴幽人肥遁之士莫不彈冠振衣樂爲時用四海歎然歸服聖德自頃以來漸更陵遲諸侍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有德名儒可顧問者愚以爲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隆崇於始而棄之於末也光祿大夫周舉侍中杜喬深沉正直當世名臣宜登常伯豫聞國政者也天子納焉大將軍梁冀怨張綱之奏已也會廣陵賊張嬰殺刺史二千石冀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繩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劇走閉壘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嬰嬰見綱推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禮畢乃喻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問之也故民相聚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又非義也忠臣不虧君以求榮孝子不損父以求富天子仁聖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也今誠轉禍爲福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今不料強弱非明也棄福取禍非智也去順効逆非忠也身絕無嗣非孝也

皆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禍福之機也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臣不能自通王室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可且以喘息須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也愚戀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位非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分必及禍得綱言曠若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謁綱網悉釋縛慰納單車將嬰入營置酒爲樂大會月餘撫循以意莫不委心謂嬰曰卿諸人積年爲害一旦解散方垂蕩然當名上條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復以穢名汗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悉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聽之不欲不強爲吏則隨才任職爲民則勸以農桑四業並興南州晏然論綱功當封爲異所過絕故不侯天子美其功徵用之疾病卒官時年四十六朝廷甚惜嬰等三百餘人皆衰秋送喪同考妣封中常侍華順爲列侯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焉以災異罷十一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十二月封故征西將軍馬賢孫承光爲列侯以賢死王事也

二年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郡官死罪繫囚犯大逆以下出緣贖罪禁吏民無沽酒十二月辛丑死罪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居二歲匈奴中郎將馬寔有功於邊詔書褒獎賜錢十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也晝誦經書夜習弓兵希慕名流交結豪傑荷擔徒走不遠千里山陽王暢知名當時寔慕其名故往之暢欲觀其舉措不即見勅門曰行經日未旋寔留住彌日而故云未遠寔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逾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暢聞之即引俱入知其異士也既入見其母結好而寔寔臨退執暢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成明之世當垂名千載不可徒存天壤之間各遇當仁之功勿相忘也歸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王暢薦寔於執事由是為匈奴中郎將

建康元年春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臣聞古之帝王莫不敬恭神明劬勞農事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勸所以率先羣萌勉勸農功昔宣王不籍千畝號公以為大譏伏惟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雖詩詠成湯書美文王誠不能加今廟祀適訖而祈穀方至恐左右忠孝不欲屢勞聖躬以為親耕可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履戒司空除壇所以迎氣東郊以應時風伏願陛下

率群后冕旒三推則和澤滂流蒼生有賴上從之夏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上使中常侍高梵迎太子不實詔書直誦承光宮以車載太子出太子太傅杜喬不能止不知所為御史种暘適至橫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巨命所繫常侍來無詔書何得將太子去安知常侍非姦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遣詣尚書得報乃聽太子既至上嘉暘持重稱善者良久秋八月徐揚州盜賊羣起遣御史中丞馮放督州郡兵討之庚午帝崩于王堂遺詔無起寢廟衣皆以故珠玉玩好皆不得下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以太尉趙峻錄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於憲陵尚書樂巴坐諫作陵不欲壞民冢下獄免為庶人丙午京師地震詔公卿特進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皇甫規對策曰陛下聖德欽明開災責躬咨嗟羣寮招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問此誠臣寫憤畢命之期也臣伏見孝順皇帝初勤王事綱紀四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中常侍小黃門凡數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以非因緣孽幸受賂賣爵分賊解罪以壞天威公卿以下至於佐吏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郡並為豺狼暴虐羣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今風壞俗敗

招災致寇今宜庭問百寮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
絀遣與衆共之披掃其黨蕩滌其賄以答天誡大雅
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大將軍河南尹處
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舊有姻族今日立
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願其嚮然增修謙節省去
游虞不急之費減廬第無益之飾近儒術考論經書
輔佐日月宜有至効夫朝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羣
臣乘舟人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衆也在所
欲之苟能卒志畢力守遵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

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棹放楫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
不慎乎臣生長邊遠希步紫微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梁冀忿其間已第規對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冬十
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上將軍殺畧吏民已酉令郡
國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徒邊成於是殤帝廟次在順
帝下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
立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經
曰從祀先公爲萬代法也殤帝在先於親爲父順帝
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
上不從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也聰敏多識善屬文
學者爲之頌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初辟司徒掾稍遷
州刺史尚書令左雄薦舉爲尚書俄而雄爲司隸詔

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選故冀州刺史馮直直卒坐罪
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之復爲尚書令雄謂舉
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
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
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
大夫曰可賀我矣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
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審君之與宣子
殊也雄謝而服之舉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九

後漢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桓帝附素宏

元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是時徐揚州盜賊起太后畏懼欲徵諸國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弱乃天下之君也今日崩亡百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不舉哀邪昔始皇崩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詐定璽書以賜扶蘇斂裹尸載鮑魚二千餘里近安帝崩於葉阿母王聖耿珍閭顯等遂倍濟陰更議平原載尸驅馳還宮乃發北鄉侯豐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隱秘卒有孫程手刃之變三主崩沒臣子掩蓋日不移晷旋受大禍此天下之至忌不可之至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時清河王蒜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固意欲立謂臯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明德付以政事願將軍審詳大計陳平周勃之引代王霍光安世之立宣帝可以為法初章帝生千乘貞王伉伉生樂安夷王胡胡生嗣王鴻鴻生建平侯續梁冀欲立幼主而專其權與太后定策禁中丙寅詔曰先帝早棄天下胤嗣幼冲何悟倉卒仍遭不造惟太后定之考人神之誠唯建平侯續幼而岐嶷師傅不煩年已八歲克昌化之形子體貌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其以續為孝順皇帝嗣使帝持節迎續於都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於是蒜罷歸國太尉固言於太后曰今東面有事

役費方興新有獻陵之役百姓疲矣大行皇帝尚幼可於憲陵塋中造陵依康陵之制三分減一以舒人力從之太后以頻遭大憂政之大小悉委冢宰是以固得盡心多所匡正數與梁冀違忤由是疎之已未葬孝冲帝于懷陵二月乙酉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一有差鰥寡孤獨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匹三月揚州盜賊馬勉自稱皇帝伏誅夏五月丙辰太后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為康陵之上追覽前代位第之宜先後相踰昔定公追順禮春秋善之其今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六月鮮卑寇代郡殺掠民吏秋九月庚戌太傅趙岐薨冬十二月九江盜賊華蓋自稱黑帝伏誅

本初元年春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以逆感休徵應天前聖所重頃州郡輕慢競逞殘暴陷人無罪民罹其害惡氣傷和以致災青書曰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養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三月庚申詔曰九江廣陵二郡俱罹寇害殘夷最甚民失農業生者飢乏死者委棄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有之今我元元嬰此飢饉方春賑貸掩骼之時其調比鄰見穀出廩大小口各有差收葬骸骨悉心

經營以稱朕意夏四月令將軍以下至六百石遣子請太學試受業滿歲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次第五人太子舍人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天下異子爵各一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卑人三匹閏月甲申帝崩于玉堂初帝雖幼知梁冀專權頗以爲言冀懼後不免因行鴆毒帝暴不預太尉固入問疾帝曰食棗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吐利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號哭欲推冀冀不聽固復欲立清河王蒜與大鴻臚杜喬言之於朝衆皆同焉初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蠡吾侯冀翼生志梁冀以女弟配志徵至京師會帝崩冀欲立志逼于李固之議至日暮而不定中常侍曹騰聞之恐夜見大將軍冀曰將軍累世攝政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若立蠡吾侯則富貴可保冀因言太后定策禁中先策免太尉李固

者物逾重義殊多者世逾貴善義之積一人之身耳非有萬物之助而天下莫敢違豈非道存故也古之帝王恐年命不長懼季世之陵遲故辨方設位明其輕重選羣臣之善以爲社稷之寄蓋取其道存能爲天下正嗚呼善人之益豈不大哉於是司空胡廣爲太尉司空趙誠爲司徒太僕袁陽爲司空太后詔曰孝質皇帝胤嗣不遂奄忽天昏社稷之重考宗室之賢莫若蠡吾侯志年已十五嘉姿卓茂又近爲孝順皇帝嗣庚寅大將軍持節迎于夏門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太尉胡廣錄尚書事封帝弟名爲都鄉侯禮爲蠡吾侯秋九月尊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趙姬曰孝穆皇后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匡姬曰孝崇博園貴人是歲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冀以問掾朱穆穆對曰易稱利涉大川乘木舟虛災異記曰利涉大川濟渡萬民也舟船所以濟渡萬民不絕遊戲船覆者天誠將軍以爲有德宰相當濟渡萬民於難不可長念樂身務遊戲而已及帝即位太后臨朝穆素善推災異欲輔道冀以扶王室乃奏記於冀曰宜專心公門廣能斥逐邪惡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稱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月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天地大驗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若修正守陽折陰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違所好唯學傳行師言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言申納諸家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清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傳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觀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誰能傾之穆意欲言宦官恐其漏泄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曰今年夏月暹房星明年又有小厄當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盡者以塞天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試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又非任者穆又薦名士种暉樂巴等而其後劉文等謀反事起有黃龍見沛國於是異以穆龍戰之言為然乃請曷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自以異故吏數奏記諫曰今宦官俱用蠶水為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河內一郡嘗調練素綺穀纒入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資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二千石長吏過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絕命捕楚大小無聊朝不保暮又有浮遊之人稱矯買販不良長吏望為驅使今家人詐乘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以託名尊府結怨取讖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故以其安穩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

之末人有離心與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向雜幸願順烈皇后初政清淨乃獲安寧今民心事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權安之急誠在大將軍先易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廬第圍池之作距絕州郡貢獻內以明已外以解人之厄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異既貪放而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與之通為姦利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刺史二千石穆又奏記曰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遠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按其罪各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矣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一日誠懼有後恨異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也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初大將軍商獻美人於順帝美人姓友字通期順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異即遣客盜通期還會商覺異行服於城西廬常與之居異妻孫壽伺異出即多從倉頭篡通

期歸治掠之因言當上書告之異大恐頓首請之於
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之遂幽閉通期與復私召往
來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知之使其子河南尹徹滅
友氏家與恐壽言伯玉常置複壁中至年十五異被
誅乃出孫壽甚美而善萬奴感性鉗忌能制禦異
不敢違異愛監奴奉官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每
往來屏御者而私語遂與官通威振百寮刺史二千
石皆謁辭之異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爲
謙讓唯孫氏宗親相冒名爲侍中中郎校尉守長吏
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溼使私客籍屬縣豪富大家披
以誹謗之罪閉獄掠笞使出錢自贖不滿意者至於
死徒哀號之聲滿天下四方調發貢獻半入異家先
輸上第而乘輿乃問其次又競上禮奉贊及吏民賫
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多遺賔客車騎出塞交通
外國致汗血馬奇珍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
而所使人又乘勢橫暴略人妻妾弄人婦女毆搥吏
卒與盜賊無異異於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於對
街起宅競與異相高作陰陽殿連閣通房魚池釣臺
梁柱門戶銅沓紵漆青瑣丹墀刻鏤爲青龍白虎畫
以丹青雲氣又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轍窮極
工匠之巧積玉金明珠充仞其中起家盧周環亦如
之又多規苑囿西到弘農東至滎陽南及魯陽北徑

河渠周旋千里諸有山戴丘荒皆樹旗大題云民不
得犯又起苑於南城西緣繞數十里大興樓觀發屬
縣卒徒繕治數年乃成移檄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讖
犯者罪至死又發鷹犬於邊郡部民護送驅羊傳廚
其食募人求名馬至數千匹西域嘗有買客來不知
禁誤殺一兔轉相告言死者十餘人而災害長者及
諸弟不欲令與已同其不疑及蒙私遣人出獵上黨
異聞追捕其追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
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命者實其中或取良民以
爲奴婢名曰自賣民至千人因負勢放縱道市莫敢
聞者異與壽共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戲第中賓
客詣門不得通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十月異與壽
及諸子相隨遊獵諸苑中縱作酒倡樂

後漢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

後漢孝桓皇帝紀卷第二十一 袁宏

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二
 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兆地震以定策功益封
 太將軍梁冀萬戶太尉胡廣為安樂侯司徒趙誠為
 江南侯司徒袁陽為安國侯六月太尉胡廣以病薨
 光祿勳杜喬為太尉秋七月立蠡吾侯悝為勃海王
 封少府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為西平侯梁冀
 子胡狗為襄邑侯不疑子焉為潁陰侯冀孫祿為城
 父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為列侯太尉喬曰古之明
 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
 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
 善不信其義聽讒不祥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
 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已然之鑒
 也陛下越從蕃王龍飛即位應天順人萬夫側望不
 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諛暴興大
 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
 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
 憤非所為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夫有功而不賞則
 為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誅則為惡遂其性故陳斧鉞
 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苟遂斯道非徒傷
 治殄民為亂而已至於喪身滅國豈不慎哉喬字叔

榮河內林廬人也少以孝悌稱歷位尚書九卿皆有
 名迹是時梁氏貴戚群臣莫不傾意惟喬直道而行
 在位者皆以為不及也八月立皇后梁氏太后之妹
 也初為蠡吾侯妃未及成禮而帝即位后入掖庭數
 月立為皇后九月京師地震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
 王蒜為帝蒜閉門拒文事發覺伏誅貶蒜為尉氏侯
 徙桂陽郡蒜自殺冀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
 與文通謀喬固皆下獄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
 負鉄鑽詣闕理固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
 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
 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
 面目示天下人冀怒而起出喬固遂死獄中郡守承
 旨殺之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父郃為漢司徒固就
 志於學雖三公子常自負書千里尋師親給灑掃學
 行根深無所不貫四方之士自遠而來僉曰復至公
 輔矣初固二子憲公季公並為長吏聞策免皆棄官
 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變還鄉里固女
 文姬涕泣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故
 遇此密與二公謀共逃爽室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
 後被郡書二公皆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隸也文姬厚
 為其資以變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其日久矣是以
 臨危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

程杵富貴榮華與君同之成爲義士乃將變往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僕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會救得免而成病卒瘞厚葬之四時祭焉變旣歸文姬涕泣相對因屏人而言曰先公寒寒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然梁氏久暴動協王威令弟幸全血屬豈非天平宜杜絕衆人慎勿令斥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連主上則禍重至矣變敬從姊言卒以獲全變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尹卒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十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爲朝廷所疑下爲權豪所望此書若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蕙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傲名嫌疑之戒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矣恢笑而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祐年二十喪父服除居無擔石之蓄不受宗人之遺牧猪長羅澤中年四十餘乃爲郡吏舉孝廉遷膠東侯相政尚清靜以身率下以襄賢賞善爲務吏民有以罪過相告訴者祐輒閉閣自責良久然後問之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悌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是之後吏民不忍欺十月司徒趙誠爲太尉司空袁

湯爲司徒故太尉胡廣爲司空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徽號庚午大赦天下賜王侯

已下金帛各有差四月丙子立都鄉侯子爲平原王五月癸丑北宮德陽殿火六月立徑城侯悝爲清河王改清河爲甘陵七月京師大水十月長平盜賊陳景自號爲皇帝子伏誅

三年二月己丑詔曰昔在前代封墓弑問所以激忠厲俗以光後昆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齊直同史魚入參讚納出司京輦有密靜之風予欽乃勳將登三事不幸夙終朕甚惜焉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賜錢千萬以旌素節四月丁卯晦雨肉大如手本志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指時則赤祥雨肉近赤祥也是時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枉誅良臣李固杜喬天下寃之十月太尉趙誠以疾罷太尉司徒袁湯爲太尉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己丑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大禍荐臻欽惟宗廟之重社稷之大爰立明指將即委授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賡故且總攝助理萬機今悉討除遠慕復子明辟之義其及今辰皇帝稱制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乙酉爵大將軍冀夫人爲襄城君夏五月庚辰尊區貴人爲孝崇皇后官曰永樂皆如長樂宮故事以蕃后不得至京師居真定五官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四月己丑上徽服幸

河南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臣聞瑞
由德至災應事典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乃者暴
風迅疾殆必有異上天不言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
曰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怒不敢驅馳王
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驚
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未有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尊卑等威無
別宿衛守空官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意之
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
薄學充在勸講特蒙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敢陳
其愚大將軍冀怨不出爲扶風太守初秉侍講以經
學見重太常黃瓊以乘勸講惟懼不宜外遷留拜光
祿大夫當冀之時抑而不用十月司空胡廣亮太常
黃瓊爲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
靡有所諱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事
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
在世承平政漸衰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
忽不自覺或耽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悅衆言莫知所
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苟免或疎遠之士言以賤廢是
以紀綱弛而不振智士損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餘年矣政令利濟上下懈怠風俗凋弊人民僞
巧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

而治哉期於紐絕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
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臣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
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
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
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須有可採輒見倚奪何者其
碩士則聞於時權其達者則寡於勝負斯賈誼所以
見悲於上也也雖使稷契猶不能行其志而況下斯
者乎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今已不能用三
代之法故宜以霸道而理之重賞罰明法術自非上
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其理然也爲國之法有似理
身乎則致養疾則攻治故德教者治世之梁肉刑法
者救亂之藥石也今以德除殘是猶梁肉治疾也欲
望瘳除其可得乎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御安轡馬
而忌其銜四牡橫馳皇路險傾必將鉗勒鞭撻以救
奔敗豈暇嗷嗷從容平路哉
素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嘗試言之夫
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
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
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受訓
導在乎對揚崇執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
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
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

備風教繫乎一人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哲王不存禮樂凌遲風俗自與戶皆爲政君位且猶未固而况萬物乎於斯時也臣于自盡之日將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職則根本無傾拔之慮故忠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臣上之功以卑授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齊王體則異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勲所以括臺威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而致於霸必出於忠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爲忠也推斯以觀則王霸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儒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黃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周公宜之耳蕭何識高祖於泗上霍光輔昭宣於中興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合食四縣賞賜皆如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地動策免瓊丁亥司空黃瓊以災異策免是月五色大鳥見巴氏時以爲鳳皇本志以政理衰歟梁冀專

禮皆羽章之異也

二年正月丙辰京師地震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崩帝舉哀洛陽西鄉有司祭禮爲人後制服有降公卿已下各差贈送之禮儀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匡氏無在位者八月黃龍見句陽又見允衡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丑減天下人死罪一等民饑流亡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太尉秉湯致仕湯字仲河初爲陳留太守獲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默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浸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爲書舊傳數年亮追贈特進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達及隗並爲三公太常胡廣爲太尉太僕黃瓊爲司徒

二年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三年喪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潁川荀淑對策譏切貴幸爲梁冀所忌出爲朗陵侯相吏民敬愛稱爲神君焉淑字季和素官隱居以壽終是時潁川鍾皓字季明以德行稱官至林慮長初皓爲本郡功曹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皓獨敬異焉皓初辟公府太守問有誰可代君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自是名重

海內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賴川李膺常嘆曰苟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之嫂膺之姑也有子曰覲與膺同年而並有令名覲爲人好學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脩常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覲屢被辟命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言告人曰元禮祖父在位諸並戚又諱公之甥故得然乎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爲怨本豈其時保身全家

素宏曰鍾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內修諸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狹者正身而不及於物若其立朝爲不得已而後明焉事至而應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猶復託以察蒸使過而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長君子道廣而處身之途全矣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稱量天下之人揚清激濁繩墨四海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之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途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凋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六月乙丑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九月丁卯朔日有餘之太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爲太尉光祿勳尹頌爲司徒閏月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帝伏誅元壽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二月司冀民饑人民

相食詔所在賑給各有差時梁氏威勢傾天下而上無繼嗣災異數見賴陰人劉陶上疏曰蓋人非天地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首之與足相須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玄象錯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胤嗣仍絕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以斯而喪若不悔寤恐懼將無及矣伏惟陛下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爵修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震蝕不卒有捐於已身故篋三光之錯不畏上天之怒怡民饑之憂忽震裂之變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業克保天祉者也當今忠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在於諛口擅閭樂以咸陽授趙高以車府夫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變周宣用山甫以濟幽厲之荒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相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彈糾豪桀掃滅繁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強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職正身率下及掌戎馬鎮撫北疆神武揚于朔州強胡懾於漢北文旣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則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來輔王室不合久屈聞曹委

於草莽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威言誠非
議知必以身脂鼎鑊爲海內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
恨不學鬼谷之於東齊習秦儀之於周魏賈王孫於
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
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
惑矣書奏上善其言六月匈奴叛中郎將張澳擊降
之太常韓續爲司空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七月解卑寇雲
中十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癸未大赦天下六月司徒尹頌薨司空
韓續爲司徒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
也欲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時劉陶等在太
學議曰夫讀鑄錢之詔下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
食之人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蓋以爲當今之憂不
在於此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內無耳目之變乃箕子
所爲倖愚而對也臣不達般人倖愚之處欲於不問
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解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
請粗言生民之業夫食者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
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杆軸空於公
孫之衣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
鹽之事豈謂錢之餅薄銖兩輕重哉今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

利將盡取者爭競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設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
難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
猶不足無厭之求也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感天下
之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
棲鳥於烈火之上夫火土湯水魚鳥之所生用之不
時必也憔悴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
小競逐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
間投斤攘臂登高大呼則愁怨之人狼跳虎駭響應
雲會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不能救此若
不早寤恐將及之上從之

延嘉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京都蝗六月大
赦天下丙戌初置博陵郡詠侍中寇榮榮恂之曾孫
辯絮自善少與人交以此見害於貴寵榮從兄子尚
益陽長公主帝又取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
乃陷榮以罪宗族遂免歸故郡吏持之急榮懼不免
奔關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
榮榮亡命數年會赦令不得免窮困乃亡命山中上
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民也
慈愛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育已上咸蒙德
澤而臣兄弟獨爲權門所嫉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
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造作飛章被以

臣宗欲使墜於萬仞之坑踐於必死之地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有司承旨驅逐臣門臣既奔走本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詣闕披布肝膽刺史張敬好為諛諂張設機牢令陛下復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約洛陽令索騰三官並驅若赴讐敵咸加亡罪罰及朽骨但未掘墳出骸剖棺露骨耳殘酷之吏不顧無辜之害欲使聖朝必加罰於臣宗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陛下發神聖之聽落獨見之明距讒慝之誘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民援沒溺之命臣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滄恙不為順時忘布告遠邇求臣甚切張羅海隅置置萬里逐者窮人迹追者極車軌難楚購伍負漢求季布無以復過也自臣遇罰以來三蒙赦令無驗之罰足以彌除而陛下疾臣逾深有司各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民殛死則為怨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有沈淪之憂遠巖墻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天而陛下不悟如臣元惡大愆足備刀鋸陛下當班之市朝坐之王庭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無緣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也勇者不逃死智者不毀名豈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故假湏臾之期不勝首丘之情欲犯王怒觸帝禁伏於兩觀之下陳寫痛毒

之寃然後登金錢入沸湯雖死而不恨悲夫久生木後何聊賴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天地寬厚之惠謹先死陳情臨章泣血上不省遂滅寇氏
袁宏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哉性命之致古人豈肯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稱天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棲宅猶秋毫之在馬背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微哉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之珠應也夫松竹貞秀經寒暑而不衰榆柳虛橈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脩短之不同者也廉潔者必有貪濁之對剛毅者必遇強勇之敵此人事之對感時之不同者也咸自取之豈有為之者哉萬物之為莫不皆然動之猶已應之在彼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故君子之人知動靜為否泰致之在已也繕性治心不敢運理知外物之來由內而至故得失吉凶不敢怨天夫然過泰而不變其情遭否而不愠其心未嘗非已夫何悲哉
二年三月甲午絕刺史二千石三年喪六月鮮卑寇

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初爲蜀郡太守威德並行後轉護烏桓校尉會匈奴攻雲中殺略吏民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斬首二千級羗寇遠退邊城安靜後以公事免官天子賢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先時疎勒龜茲數抄掠掖酒泉雲中諸郡吏民苦之自膺在邊皆不復爲害匈奴莎車烏孫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聞膺威名莫不畏服先時略取民男女皆送還塞下遷河南尹司隸校尉膺風格秀整高自標特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七月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爲太尉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梁皇后於是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違忤者劾死百僚側目莫不從命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下鉗口而帝不得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郗尊上益怒之是時豪貴人見幸冀嫉其寵遺客夜盜其家欲刺貴人母母入官求哀因言冀之罪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冀不相得者衡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極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謝而得免徐璜具瓊常私念梁氏放橫口不敢言於是上呼超悺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誠爲國賊當誅日久臣等請劣未知聖意何如耳上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令衡呼璜瓊五人遂於宅中定議上齧超臂出血以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定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丁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瓊勅吏收憚以自外來謀圖不輒於是帝幸前殿召公卿勅兵遣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北景都鄉侯黃門令瓊將虎賁士千人與司隸共捕冀宗親洛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自殺追廢懿獻后爲貴人初上既與中官成謀乃召尚書令尹勳使任其事上素惡冀倉卒恐不能辦勳臨事明斷甚有方略冀既誅上嘉其能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賓客免絀者三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唯光祿勳王躬廷尉鄒舉義在焉是時從禁中發使者交馳道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閭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快冀財貨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先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免身苟容而已莫敢深去就矣唯周協不屈其志而獨能自免於難故士以此服之也協字巨勝周舉之子玄虛養道以典墳自娛初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傲辟不就杜門不

出十餘年及延嘉初乃開門延客遊談宴樂是秋梁冀誅而協亦病卒職者以爲知命初冀之盛也尚書陳霸上疏言其罪請誅之上不省霸知爲冀所害七日不食而死戊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以阿附梁冀減死一等壬午立皇后亳氏實鄧后也后即鄧香之女香則禹之孫初后母宜起於微賤間香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紀姊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掖庭有寵立爲皇后惡梁姓之同改爲亳氏封宜爲長安君追尊香爲車騎將軍安陽侯宣子演封南頓侯位特進后復姓鄧氏徙宜爲昆陽君演子康比陽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也白馬令李雲上書移副三府曰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今得誅之猶召家臣殮而殺也而猥封謀臣萬戶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不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上得雲奏大怒送雲黃門北寺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之名衆遠爲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上在濯龍池霸跪言曰雲野澤愚夫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上謂霸曰使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小黃門吳伉可其奏大

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其意歸於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忠不顧誅族人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署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猶言陛下誅諫臣所以臣敢觸龍鱗也上不從雲乘死獄中蕃免歸田里

袁宏曰夫欲之則至仁心獨行人君之所易人臣之所難也動而有悔希意恂制人臣之所易人君之所難也古之君臣必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故上下恬然莫不雍睦逮于末世斯道不存君臣異心上下乖違各行所易不顧其所難難易之事交而諫爭之議生也夫諫之爲用政之所難者也處諫之情不同故有三科焉推誠心言之於隱貴於誠入不求其功諫之上也率其所見形於言色面折庭爭退無後言諫之中也顯其所短明其不可彰君之失以爲己名諫之下也夫不吝其過與衆攻之明君之所易庸王之所難觸其所難暴而揚之中諫其猶致患而况下諫乎故諫之爲道天下之難事死而爲之忠臣之所易也古之王者辨方正位各有其事在朝者必諫在野者不言所以明職分別親疎也忠愛心至釋來而言者王制所不禁也無因而去處言之地難故君子罕

爲也十月行幸長安祠章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西戎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天竺國來獻故太尉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祝恬爲司徒詔曰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蹇加以典謀深奧有師傳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邠鄉侯瓊固讓不聽是時新誅梁冀天下相望異政故瓊首爲三公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副其耳目上委任之會單超等五侯擅權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朝上表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居高履貴則以德義爲首臨危處難則以忠賢爲助故能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而陛下即位以來諸梁秉政宦堅充朝富擬王公勢傾海內言之者輒族滅稱之者必榮顯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畏禍而括囊故太尉李固杜喬以直言干政遂見殘滅賢愚傷心故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以忠獲罪是使天下結舌以忠爲諱也徐璜唐衡單超貝瑗等於梁冀之盛苟免相連及其當誅說以要賞陛下不復澄清善惡俱與忠臣尚書令尹勲等並時顯封使朱紫不別粉墨雜糅所謂消金玉於沙磧碎珪瑩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叩心傷陛下失賞於見誣虧爵於姦臣夫讒諛相與無高而不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淪陛下年在方剛聖慮

未衰願還旣誤之封折后族之勢夫懷寶者須世抱璞者待時陛下誠能行臣所陳則懷寶抱璞之徒特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臣身輕任重勤不補過敢以垂死之年陳不諱之言

三年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羌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討之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六月辛酉司徒祝恬薨光祿勳种暠爲司徒九月泰山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之

後漢孝栢帝紀卷第二十一

後漢孝桓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袁宏

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宮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夏四月甲寅河間孝王遷爲王五月有星字于大辰丁卯源陵長壽門火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羌大破之先是涼州刺史郭閼漢陽太守趙喜安定太守孫俊皆不任職倚恃貴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素其罪羌人聞之翕然乃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左愴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愴遂以餘寇不絕收規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坐論會赦復徵爲尚書頃之復爲中郎將討梁益叛羌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初譏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異旣誅旬月之間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爲太山太守規好推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關內侯以張掖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人者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誕俊乂爲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光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稚字孺子諱

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捨遺陳蕃嘗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爲之起旣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舉有道起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醉畢便退喪主不得知也初稚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稚從之詰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稚絕不復交及瓊薨當葬稚乃往赴弔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履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醑酒市肉稚爲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誠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樓榭不遠宜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

表妾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常與小第季江俱行爲盜所劫欲殺其第肱曰第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第季江復言曰兄年德在前家之英俊何害之不如殺我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戢刃曰二君所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屢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表閑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閑四世三公貴傾天下閑玄靜履真不慕榮官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爲彭城太守喪官閑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晝夜從叔逢隗並爲公輔前後贈遺一無所受二公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章著字休明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曇字子雲潁川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曇奉逾謹率妻子執勤苦不以爲怨曇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母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爲法度徵聘不應唯以奉親爲歡夏四月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諺書一饒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爲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言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已來乃悉用宦者延平已來寔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下寵逼人主子弟親戚並荷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御無行之徒媚求官爵恃勢驕寵漁食百姓臣以爲可皆遣罷率由舊章博選天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虛即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高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詔以詰讓穆憤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公叔南陽宛人初爲翼州刺史始濟河長吏解印去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爲璆璠玉匣穆下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寃自訴穆坐徵詣廷尉兇輪左校後得原歸家項之朝臣多爲穆怨由是徵命議郎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種嵩薨大鴻臚許栩爲司徒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十萬嵩皆以

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始召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謚名知人欲謂之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汝助我索之謚荅曰知臣莫若君君爲二千石當清察郡中詢于賢良謚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以送固凡庸耳欲因汝之明狀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耳明日謚東出送客駐車太陽郭裏見謚還語歆曰爲君得孝廉矣問爲山澤荅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隱滯之吏乃洛陽夫耶荅曰夫異士不居山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異而人不知已獨知之乃奇耳若不相信可召而與之言歆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謚分別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月甲午平陵圍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雅西郊順時講武以殺屬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爲逸遊肆樂情意故臯陶誡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誠況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是以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卹民之意者也

上不納

七年春二月太尉黃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爲朝廷所重上亦愍惜焉贈車騎將軍祔鄉侯印綬謚曰昭侯有孫曰琬三月癸亥殞石于右扶風太常楊秉爲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貝瑗驕縱最甚選舉不實政以賄成秉奏覽等佞諂便僻竊國權柄召樹森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尚書詰楅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康爲育陽侯秋九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荊州刺史度尚討之將戰召尚治中別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強敵吏士捷獲已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迫潛有逃竄今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爲之奈何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實少未可進當復須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踊大小皆出尚密呼所親潘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使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

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然不圖其吏士憤激遂尅殄之封右尚鄉侯除一子爲郎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爲上虞長糾摘姦伏縣中謂之神明權門下書佐朱俊謂之幹世之才俊後顯名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於江不得尸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有紀者尚至官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洛陽市長淳子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還不聽停車待之翼瞞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勃海王悝驕慢僭侈不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嗣漢之望北軍中候史弼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必示之以威禮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之道與骨肉之情固昔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恃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干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寬

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過絕恐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議勃海長有享國之祚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蹇無所傾撓自尚書爲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憎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爲九壤物土不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趨諾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爲黨乎從事大怒奏弼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鄉勅門下有請一無所通常侍侯覽遣諸生齋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長不爲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減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爲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官之苦祠老子上始好神仙之事勃海王悝謀反徙爲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風雨時萬物得所矣癸未廢皇后鄧氏后驕忌喜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由是故以廢憂死親屬皆免歸本郡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丁巳壞諸淫祀壬戌河水清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字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餘年乃應司空之命稍遷刺史二千石所歷皆有政迹雖三公之子經歷州郡常布衣蔬食老而不改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失便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不飲酒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明稱嘗曰我有三不惑財酒色有子曰賜亦願行儒行六月匈奴寇邊郎特度尚擊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丙寅太中大夫陳蕃為太尉蕃讓曰不備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弛刑司隸李膺上不許蕃又上書曰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特正諸侯先為政令今寇

賊在外四肢之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內政未治忠言日諫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啓陛下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為小清其前監未遠旋起覆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從陛下踐祚已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擢自閭閻特為陛下日月所照奈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奏書上不悅愈以疾蕃辛巳立皇后實氏初憲之誅家屬廢為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常閑居大澤不交世務諸生自遠方來授業百餘人名聞關西武生五男二女長男紹次機次恪長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輔大族武有盛名后入掖庭逾月立為皇后武甚不樂輿疾至京師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紹為虎賁中郎將武乃稱疾篤固辭爵位勃海盜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伏誅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祀老子

九年春正月沛國盜賊戴異自稱上皇帝伏誅辛酉太常胡廣為司徒三月辛巳京師夜有火光轉相驚

諫夏四月庚午河水清平原人裏指詣闕上書曰臣聞天不言者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往年五月熒惑入紫微犯帝座其閏月太白犯房心於占天子凶三月洛陽城中夜無故云火光人聲正誼於占皆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春夏已來皆有繁霜皆用刑酷急不當罪使之然也自陛下即位已來誅寇氏孫氏鄧氏其從坐者非一李雲之死天下知其寃也自漢興已來未有諫主被誅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能以一妻享十子之祚今陛下官女十人不如文王之一妻者明刑重而無德也臣聞布穀聞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必忠臣雖極賤思効愚誠願賜清閑極盡所言上即詔尚書召問措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孝武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孝順帝時遂益昌熾也按天市內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當侍坐得預內令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於中傾動內外恐非天意也天子以措章及對下有司尚書奏自古有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今措不陳損益而務析言破律違背經義僞託神靈於是論措司寇戾寅特進竇武爲大將軍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于數十詔公車勿復通章武惶恐不得已就職在公肅而不

猛其所交友若陳仲舉李元禮等皆爲之論議而計政事罵妻子惡衣食車馬苟全而已卑身正己奉宗族內外僮僕莫敢違法者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龍中用夜郊而樂鮮卑烏孫寇邊匈奴中郎將張奐擊降之自是宦者專權在位子弟親屬及苟進之士連結依附以取榮寵乘勢肆意陵暴天下於是善人君子懼人倫虧廢發憤忘難初陽翟令張與黃門張讓弟也多殺無辜賦餘千金李膺初爲河南尹收與考殺之尚書詰膺曰尹視事無幾而多殺伐平膺對曰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臣列官已積二旬私懼稽留爲憊反獲速疾之譏膺受之愬以關聖聽自知罪死期不旋踵然臣愚計乞留五月尅殄元惡然後退就湯鑊始生之願也上不省論輸左校頃之起家爲司隸校尉振綱直繩多所摧戮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憑寵干紀潰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爲司隸校尉奏安盛曰此等皆官豎昆叔刀錮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荅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臺重人鬼同疾臣銜命操斤翦其兇醜輒考核賊罪事皆伏上詔安盛廷尉治罪汝南人范滂字孟博郡召爲功曹即褰衣就車急痛於時也進善退惡風教肅然即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舉

者謂之朋黨後爲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受詔冀州百姓聞滂名其有賊汗未發者皆解印綬去滂舉刺史二千石二十餘人罪惡者皆權豪之黨也尚書詰滂曰所舉無乃猥多恐有寃疑其更詳核勿拘於前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繁穢姦罪豈以汗臣簡札臣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聞其未審者方當叅實以除凶類臣聞農勤於除草故穀稼豐茂忠臣務在除姦故令德道長滂觀時方艱難知其志不行乃投刺而去於是人耻懼懷謀害正矣山陽人張儉字元節以正直知州舉秀才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太守翟超臨郡請爲東部督郵儉解巾應之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民田三百餘頃第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殿馳道周旋類於官省豫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十餘丈以准陵廟破人家居發掘塚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沒入儉比上書爲覽所遮截卒不得上儉行步至平陵逢覽母乘軒道從盈僮儉官屬呵不避路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干督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并埋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餘類覽素佞行稱寃於上曰母及親屬無罪橫爲儉所殘害皆大將軍竇武前太尉范滂所諷上以儉郡吏不先請奏擅殺無辜徵付廷尉詔

收儉儉乃忘命逃竄吏捕之急儉與魯國孔褒有舊後事發覺儉走至東萊李篤家督郵毛欽操兵至篤家引欽就席曰明廷何爲枉駕自屈欽曰張儉負罪入君門是以來耳篤曰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欽因起撫篤背曰蓬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爲仁義奈何獨專美邪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送入漁陽出塞得免其所經歷子然之徒皆伏誅儉親屬內外並皆滅盡於是佞幸內憾媚上思報矣初河內張成道術士也知當大赦使女殺人李膺之爲司隸收成殺之是秋覽等教成弟子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穎川杜密南陽岑暉等相與結爲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相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逋逃不獲者懸千金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其所連及死者不可勝數而黨人之議始於此矣上使中常侍王甫治黨事太尉陳蕃曰所考者皆憂國患時當官不撓是何罪而乃爾邪不肯署名上不從遂皆下獄獄吏曰諸人入獄者當祭臯陶酒范滂曰臯陶古之直臣如滂無罪當理滂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聞之皆不祭臯等皆三木囊頭伏於階下王甫次在後因越前對問

曰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圖謀皆何等邪惡以情對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清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反以爲黨王甫曰卿輩皆相拔舉迭爲唇齒其不合則見排擯非黨而何滂乃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畚薄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於皇天下不愧於伯夷叔齊甫爲之改容即解桎梏去囊頭尚書霍譚以爲黨事無驗表諫赦之皆歸田里滂發京師道路迎者數千人滂謂友人殷仲子黃子敬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逃歸鄉里焉陳留人夏馥字子治貧樂道而不求當世郡內多豪族奢而薄德未嘗過門躬耕澤畔以經書自娛由是爲豪勢所非而馥志業逾固爲海內所稱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主之庭徑去不復顧仰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黨事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髮易姓名匿迹遠竄爲人傭賃馥弟靜駕車馥載絹餉之於滎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馥避之不與言夜至馥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交通以此獲罪所以不耻飢寒者求全身也奈何載禍相餉也明且各遂別去以獲免於是素闕築室於

庭日於室中東向拜母去前後門戶及母喪亦不制服位如此十五年卒以壽終是時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爲高論上議執政下譏卿士范滂岑暉之徒仰其風而翕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爲談名行善惡託以謔言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爲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爲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爲八俊之首海內諸爲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膺等雖免廢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時雖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爭禮命之申屠蟠嘗遊太學退而告人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爲擁尊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三年而滂及難

袁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品莫不順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爲道者清淨無爲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爲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況於天下乎爲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己以爲千載一時也爲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所弘則謂之風節

其所託則謂之流自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先哲王必節順群風而導物爲流之途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班叙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給王略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爲善必以合時爲貴故一方通而群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昔異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况常人乎故欲建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徇一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暴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戰國縱橫強弱相陵臣主側席憂在危亡不曠日持久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招救溺之賓故有關一說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遊說之風盛矣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縉衣而爲將相舍介冑而居廟堂皆風雲豪傑屈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而觀徒以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稽古實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關賢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志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

矣夫排憂慮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猶尚諂詐明去就間君臣踈骨肉使天下之人專俟利害弊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急濟人之險則任俠之風有益於時矣然豎私惠要名譽感意氣讎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叔之權弊亦大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貴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聚名行厲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矣古之爲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百司箴規諷諫閭閻講肄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閭察議於親隣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蒞使言足以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爲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爲文也直足以明正順而不至於爲狂也野不讖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庶人不讖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庶人干政權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馭踐形以免死袁閔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時謂黃門無功而侯者大將軍竄武上表曰陛下即位以來果孫鄧毫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燕罪深或誅

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爭入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寃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既歿宦黨受封快兇惡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爲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姦臣專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實懷愚不憚警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東骸候誅武數進忠言辭旨懇惻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元康元年春正月西羌寇三輔夫餘夷王寇玄菟夏四月中郎將張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同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廷攝部落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六月甲寅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類川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經遷吏能舉孝廉蓋以孝爲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終三年喪恐非所以爲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亂嗣數乏本枝不繁其咎未必不由

此往者孝文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不可貫之萬世後爲嗣德者也雖古今損益未能諒陰可存其禮以示天下又公卿二千石皆輔主宣化政之本也而使不赴父母之喪人義替矣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使不爲民或爲之是以加罰假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向其化也又何誅焉假使大臣皆不行三年之喪何以責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可如舊禮以美風俗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故夫婦之始王教之端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媯道於虞氏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侯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失陽唱之義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今誠改尚主之制稱尊卑之性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是以萬物各得其叙矣書奏夷即棄去之庚子大赦天下秋八月黃龍見巴郡初民就池浴相戲曰此中有黃龍因流行民間太守上言時史以書帝紀是時政治衰缺所居多言瑞應皆此類也本志曰瑞興非時則爲妖孽爲言雖虛此爲龍孽也冬十月壬戌南宮平城內屋壞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殿初河間孝王生解

濟亭侯淑淑生萇萇生宏帝崩無嗣大將軍竇武召御史劉儵儵盛稱宏於武武與太后定策禁中太后詔曰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獲胤嗣之祚早棄萬國朕憂心摧傷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六親考德叙才莫若解濟亭侯宏年十有二歲然有周成之質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爲之子其以宏爲行皇帝嗣使光祿大夫劉儵持節之國奉迎

後漢孝桓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後漢孝靈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三 袁宏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

于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爲太傅以將軍竇武爲司徒胡廣錄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弼

先帝出納爲允審諤之節宜于本朝朕初踐祚親授

策命忠篤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爲高陽侯固讓不

受章十餘上乃許三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

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

甲午追尊祖解濟亭侯淑爲孝元皇帝考嗣侯萇爲

孝仁皇帝妃董姬爲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

暢爲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錄定策

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爲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

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爲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

也初暢爲南陽太守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

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豪強戰慄晏開早

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

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

約法三章孝文寬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

皆去嚴刻務崇溫和夫明捨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

後三光明於上民物和於下愚謂舜舉臯陶不仁者

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是

崇寬慎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己以簪之

乃衣大布坐羊皮車廐馬羸弊而不敗之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儉上儉不逼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汙泥遼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荅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寶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參政事於是天下英雋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相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婕妤求諂於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爲石顯所殺李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爲之死況數十人邪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爲將軍除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言乃言之於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戶給事左右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列位天下匈匈多以爲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所生漢元以來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惡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

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長樂食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內其奏謀頗泄漏節等乃竊發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天帝宮人嫁武父子載取之各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人中黃門朱寓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乃與等輩十餘人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誅尚書令尹勲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隸校尉河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宮節稱詔收大將軍寶武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二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執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寶武忠以衛國黃門常侍無道欲誣忠良邪黃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資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收蕃聲逾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靜行車騎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等與武陳兵於闕下甫令其軍曰黃門常侍反逆無

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官執勢久士皆畏之於是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爲部歸於甫軍自旦至食時兵降且盡武自殺紹等走靖等皆斬紹弟機親族賓客悉誅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于雲臺於是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素闕爲郡功曹舉蕃以自代曰陳蕃有匡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

爲郡功曹舉賢良方正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又徵拜爲議郎起署爲尚書稍遷九卿初爲豫章太守獨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爲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寵當遷相率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苦來邪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民間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間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寵曰吾何能及公耶甚勤苦父老爲選一大錢受之故會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

八人爲列侯討陳實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已後無歲不犯塞陳實之誅海內寃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帝就拜姜肱爲犍爲太守韋著爲東海相招書迫切肱浮海遁逃卒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爲政任威刑妻子放恣爲受罰家所告輪輸左校刑音歸鄉里爲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慎國重貴人幸南宮嘉德殿二月己巳尊董貴人爲孝文皇后后置永官如偃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濟侯棖生帝后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蛇見御座殿軒癸巳大風折木詔群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弼上疏曰蓋聞地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官愁感天心所致于皇太后定策帷幄授立陛下雖父兄不軌非皇太后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慰釋之念而反隔絕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遂陵遲不復興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孝相皇帝爲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鋒起非孝無以濟之願陛下上以堯舜爲法下以襄王爲戒無令皇后憂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

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湏乃明地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為休徵逆來為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授立之功太傅陳蕃教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恒海內嗷嗷莫不哀心昔周公既亮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威愜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還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天子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弼出為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與規善初奐為梁冀所辟冀被誅兵廢錮眾人莫敢為言唯規數薦奐由是為武威太守渡邊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護不受願徙戶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內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為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竇之事中賞侍曹節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可舌之間雖禦不敢奪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絕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

著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九月江夏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救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竇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竇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既息陳竇之黨又懼善人謀已乃諷有司奏諸鈞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鈞黨對曰鈞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而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為不軌上曰黨人而為不軌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暢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彧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將丁栩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素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也貴性理不傷性命咸遂也故治之與所以道通群心在乎萬物之生也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為名教乎章天下天下既寧萬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重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廢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為徒

死所以固名教也汗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絕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爲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內不忘己以爲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衆故道顯於當年蓋濃厚之誠異而遠近之義殊也統體而觀斯利名教之所取也鄉人謂李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己招復何避乎詔書至汝南督郵吳道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爲范滂聞之曰督郵何泣哉此必爲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見滂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何敢彰罪於君使禍及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下奉亡君於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何恨三君八雋之死郭泰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完太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爲縣小吏喟然嘆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爲遂辭母而行至成臯屈伯彥精廬并日而食夜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雋有高才諷書日萬言與相友善閒居逍遙泰謂仲曰蓋昔之君子會友輔仁夫周而不比群而不黨皆始

於將順終于匡救濟俗變教隆化之道也於是仰慕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採楮幽滯泰始中至京師陳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陳留人韓卓有知人之鑒融見原以已言告之卓曰此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內士也吾將見之於是驟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見香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留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踐躡容獨釐醪危坐泰奇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旦殺鷄作食泰謂之爲已也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與泰素食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周卒成德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易爲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未監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重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

容顏色殊悅泰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達曾至市買甌荷擔墮地徑去不顧時適遇林宗林宗異而問之甌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甌既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謂必爲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儻其死者此大事也奈何以宜適而不受邪叔達不得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絕世雖其不言吾爲原之矣初汝南袁闕威名蓋世泰見之不宿而退汝南黃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攀不輟輒從黃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住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內初泰嘗止陳留學官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於路側謂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大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且遵伯玉顏子淵猶有過誰能無乎慎勿恨之責躬而已或曰何爲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黜人不託以褻蒸無有掩惡舍垢之義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客謀構已者至期曰林宗在此負其前言於是去後事發露眾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於泰泰謂濟陰黃元艾曰卿高才絕人足爲偉器然年過四十名聲著矣於此際當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元艾笑曰但恐才力不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勸敢自克保庶不有累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司徒袁隗隗歎其英異曰若索女婿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袁公有女得無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有三便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還之遂還元艾爲主人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夏侯氏便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隱穢惡十五事曰吾早欲棄卿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艾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于哀徐孺子荷擔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既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鹿孫威直來弔既而介休賈子序亦來弔林宗受之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賓而受惡人之嘖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

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旬險之行爲國人所素聞我
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
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損物更爲費用如
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違互鄉奈何使我拒
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
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
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
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
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卿言釋宋郭此河
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
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
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
然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
英達瓌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澹格量
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
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爲然此乃宋仲之師表
也子何言哉於是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
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
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橫流吾其
魚也吾將巖棲歸神咀嚙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
爲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
秦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

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曆之事與
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
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
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母諺曰欲作郭林
宗邪仇季字香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嘒鄉黨無知
者年四十召爲縣吏以科選爲蒲亭長勸耕桑合嫁
娶農事畢令子弟群居同學喪不辦者躬自助之其
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刑輕無業者宗人亦處
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甚
月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供養
有違毋前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遇
舍廬落整頓耕芸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
人守寡養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於黃泉
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母
既若斯華髮矣奈何以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
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
見亡者毋涕泣而起香留爲具食嚙曰歸勿復言吾
方爲教之既而之田里於家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
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也香起揖之孝行慰勉之
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異以陳元故後諸鄉數日晝
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食飲之具有異於他
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者數焉元卒爲孝子

鄉邑所稱縣表其閭丞掾致禮是時河內令王真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馨香主簿請與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鷹鷂之志邪香曰以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真謝遣曰枳棘之林非鸞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宴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怒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君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爲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潁川荀季和見而嘆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嘗不愜然自失母問之曰汝何爲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邪叔鸞蹠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於面料其人曠之在前忽焉在後可爲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僚輩皆瞻望於憲以爲準的於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也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爲縣吏常給廩役時縣吏鄧邵每出使賔見寔執書立論邵嘉之即解錄遣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鄉閭訟者軌求正於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者皆曰寔爲刑罰所及不爲陳君所非寔嘗爲郡功曹中常侍侯覽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

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君勿言寔乃封教入見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陳明德退而署文學掾於是鄉里咸以寔爲失舉寔晏然自若倫去郡故人送於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已陳君之謂也由是衆諫咸服焉辟黃瓊府除闕喜太丘長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淑字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辭名重魏晉文帝嘗問辭卿何如父祖辭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而行之至於臣辭有其言而必行是歲爵號乳母趙嬈爲平氏君

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群起冬十月大鴻臚喬玄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震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喬玄以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里秋七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以選掖庭立爲皇后父豐爲執金吾封不期侯冬十月戊午上率群臣朝皇太后于雲臺初太后有授立之功齊氏雖誅上心知之故率群臣俱朝焉黃門令董萌因上意數爲太后怨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別於是曾節王甫共疾萌以親附竇后謗訕永樂萌下獄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王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如會殿之儀禮樂闕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嚮殿前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然歎曰聞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今者日月久遠非其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煩而不省者先帝孝思之心者也

僖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贈安鄉侯印綬謚曰文侯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爲郡吏在散輩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真善知人言於父雄曰南郡掾更其民畧可知今當舉孝廉爲國選士不可不擇寧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真求與掾相見獨竒廣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爲孝廉至京師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明然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

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禮及廣薨故吏自公卿大夫數百人皆綴經殯泣自漢興以來未嘗有也廣所臨治無批政世爲之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此時公輔者或憫私恩爲子孫計其後累世致公卿而廣子孫無過二千石者夏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詔問群臣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必應行而至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星推移陰陽乖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遐蛇者於洪範鱗蟲之象思心不逮之所致也不逮之効時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時兩蛇闖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王承文王之威一朝晏超夫人不鳴璜官門不擊柝闢雖之人見機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直通殷湯以此自誠即濟於旱亢之災唯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后之權劓豎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積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上深納之五月己未大赦天下常侍張樂太僕侯覽專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免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業詩云無言不離無德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

喪成服將葬節孝以竇氏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人祔柩帝公卿莫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聞禹湯聞惡是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諫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讐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復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武以歿矣無可奈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繫于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存既未蒙顧復之報殺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志武不已欲貶太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始皇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况太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膏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始皇之寤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困廢之禮上釋皇軀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爲刀鋸所裁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時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

太后以舊姓威德選入椒房宜配桓帝是無所疑忠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塚墓爲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併尸蒐靈染汗不宜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徒欲以蚩球球曰陳實旣寃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今日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宿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議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爲比上曰雖犯惡逆後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桓思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惲自殺初惲有罪貶爲襄陶王惲因黃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十萬桓帝不豫詔復惲爲勃海王甫以爲己功趣責於惲惲知帝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謀惲大逆不道諷司隸校尉段熲奏治其獄惲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秋七月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年春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尉段熲以久疾策免河南尹李咸爲太尉夏四月立河間王子虎爲濟南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

賜以疾策免

後漢孝靈皇帝上紀卷第二十三

後漢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袁宏

嘉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圍災冬十月改平準爲中準使中官爲之令列爲內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家以選入掖庭生冲帝陳夫人生質帝冲帝早崩政在梁氏故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疏曰孝冲皇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薨歿猶宜爵贈况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示以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爲貴人陳夫人爲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懷二陵大鴻臚袁隗爲司徒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父病罷光祿劉寬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上書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又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有司奏檻車徵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閔其善於是申黨人之例父兄子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月司徒袁隗父病策罷隗字次陽累世三公貴領當時兄弟逢及隗並喜人事外結英俊內附宦官中常侍袁朝隗之宗人用事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

祭之以爲被故袁氏寵貴當世當修過度自漢公族未之有也逢兄子紹好士著名賓客輻輳紹折節下之所擇賢愚逢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爭赴其門輜軒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二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是時拜爵過差游觀無度賜歎曰吾世受國恩又備宰相安得拱默哉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牧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文王日夜不食以立雍熙之化頃聞拜爵過多每被尚書劾非衆所歸或不知何人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今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之間累遷高位守道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又聞微行數出諸苑圍觀鷹犬之勞極般游之樂政事日廢大化陵遲忘乾乾不息忽屢省之歎哉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蹤殆非所謂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却行而求反前人惟陛下絕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劄超越之恩慎買魚之次以慰遐通憤怨之望臣受恩偏厚特忝師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謹自手書早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壞夏鮮卑寇遼烏九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性怨苦自春以來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

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爲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爲鮮卑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臣多以爲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獫狁之役漢有瀚海之事征罰四夷所由來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分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苟無感國之幾豈與蟲螳之虜校往來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可彌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蒙死傲倖以逆執事廝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射乾沒以要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提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割而棄之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况鄣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出攻之計今諸郡修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歷皆有名迹八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九校尉夏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

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寬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太常孟郁爲太尉太僕陳耽爲司空司徒楊賜以辟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己未京師地震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爲尺牘詞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爲尚書侍中封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祿勳袁滂爲司徒辛未大赦夏四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鷄一身皆成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無何白衣人入德陽門入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相覽收之遂亡失不見蔡邕以爲類之不恭則有鷄禍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宮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與此成帝相似而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方今將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作亂尋被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袁詵爲司空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詔問光祿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賜仰嘆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微學

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况今猥見訪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興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今嘉德殿所見黑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疑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旬月之間並各授權縉紳之徒委伏獻畝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抑止繁游留思庶政冀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季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邕對曰天子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秋變譴責欲令人君感悟災眚之發不干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切至虹蜺墮雌雞化皆婦人姦政之所致也自踐祚已來中官無他逸寵而乳母趙婕貴重赫赫生則賞富伴於帑藏死則丘墓逾於園陵續爲永樂門吏霍王依阻城社大爲姦猾侮惑之罪晚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爲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夫人者宜

深以趙霍爲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玘屯騎校尉蓋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舉敦龐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曲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宰臣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幾以答天望朝廷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慙感激忘身觸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禍願寢臣表無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忠書奏趙玘程黃聞之共譖也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呂強感豈無罪從上請也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本郡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冬十月太尉張顛司空素豔久病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射身校尉袁逢爲司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宮人幸姬衆共譖愬誣后以呪咀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黃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兄弟於臯門亭宋氏舊塋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祿勳橋玄爲太尉是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太子諸侯相代厥妖馬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袁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郡

爲司徒滂字公熙閩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乙丑太尉橋玄司空袁逢久病罷太中大夫段熲爲太尉太常張濟爲司空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初爲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玄開倉以厚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詔書以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爲常玄有才明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玄甚異之謂曰今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蝕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下獄誅初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熲阿附甫等尚書令楊球撫解歎曰使球爲司隸此等何得爾俄而球爲司隸旣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於是收熲甫下獄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爲司隸遷永樂少府亦併見收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爲官無忠等者司隸云以先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相濟憂汝獨不見隨吾後死邪於是球操捶杖之甫萌皆前死杖下球勅都官

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辯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師肅然球既誅甫後欲收曹節等不敢出沐會順帝度貴人葬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便入省勿過里舍也節入詣球酷暴益甚不為百姓所安上乃徙球

為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大鷹之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示天下今鴟梟翔於園林豺狼噬於園藪臣誠耻之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于再三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中郎將純修擅收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深為單于修抵罪冬十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劉邵書曰公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等放縱為天下害而久今在左右賢兄侍中常為節所害可表從尚書令楊球為司隸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楊球小妻程黃女黃官中用事所謂程夫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黃且迫脅之惶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讒邵於上曰邵等常與陳實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交通並通謀議上大怒策邵陳球楊球劉納皆下獄

死楊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嘗辱球母球今年少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起劫刺史球以太尉掾為九江太守設方畧即時摧破誅鋤豪強郡中累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顛奉郡守長吏嚴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詔書以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月太常楊賜為司徒

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憲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參代之精狼戾之獸也今在位率多奢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張均上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諫皆訛言也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孽虎者西方之獸為禽剛猛強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園陵為害又言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青赴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七月大長秋曹節為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蝕之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勲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剝小民

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
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蟲螽爲之生
夷狄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日有蝕
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今瑞等
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感佞諂以作不軌願陛
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章寢
有星孛于狼狽初作靈泉單圭死司徒楊賜上書曰
臣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者昔先王
制園栽足取牲以備三驅新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
王在靈囿麀鹿攸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
其德政而樂何爲如此是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
槐者被誅孟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
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恭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
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
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具城外之苑以有
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
楚興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疇憤怨宜思夏后
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
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園五十里民以爲大
文王百里民以爲小今造二苑與百姓共之不妨於
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徒楊賜久病罷冬十
月太常陳耽爲司徒十一月立皇后何氏南陽苑人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爲皇后父眞早卒
異母兄進爲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尉十二月車騎
將軍曹節罷

四年春初置驛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蒙右辜推
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
不堪其任罷太常袁隗爲司徒六月追爵謙皇后父
何眞爲車騎將軍舞陽宣懷侯秋七月五色鳥見于
新城衆鳥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冬十月太尉許都辟召錯謬罷太常楊賜爲太尉車
駕幸廣城是歲於後宮與人爲列肆販買使相偷盜
爭著進賢冠又於西園駕四驢上躬自操轡驅周
旋以爲歡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
爲騎從牙相請奪驢價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
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是常服驢乃服
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君子之所宜驂服遲鈍
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
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
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穢爲蠹害者夏旱五
月庚申永樂宮暑災秋七月星孛于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爲舞陽
君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良弟寶
自稱大醫事善道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
相誑耀十餘年間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
六坊各有所主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
濟陰人唐客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
已露因晨夜勅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往
往屯聚數十百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
倉卒失據二千石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
皆著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
寃司空張濟御史劉陶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絕
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子思陶言封為中陵侯陶
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
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貧
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辟司徒府遷尚書
侍中以數直諫為權臣所惡徙為京兆尹上素重陶
才徵為諫議大夫諸中官讒陶與張角通情上遂疑
之收陶考黃門北寺中官諷考楚毒極至陶對使者
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譖臣恨
不與伊呂同儔而與三人同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
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然後悔於寃臣將復何逮不
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帥師次于
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轅轅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

也於是考諸與角連及官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內
憂黃巾間掖庭令呂強何以靜寇對曰誅左右姦猾
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朝廷五人號為
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
壬子大赦黨人皆除之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忠貞
奉公不與佞倖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
獻皆先饋賂然後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強諫曰
陛下物出天下然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
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為使姦吏用巧
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進入
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為使從諫之臣得自殊黜
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各受試用責
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書乃覆案虛實行
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叅議掾屬咨其行狀度
其器能然猶有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
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
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
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快
快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
退忠惲共構會強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強兄弟
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強讀霍光傳意不悅使中黃門
持兵召強強聞上召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

書忠國史無爲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馬弩各有差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各持節征黃巾護軍司馬傳燮討賊形勢變上書諫曰臣聞天下之禍所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遇其累由內作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之在國猶冰炭不可同器而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僞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察之臣恐白起復賜死於杜郵而盡節効命之臣無所陳其忠矣唯陛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廢之罰萬國知邪臣之爲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思進姦凶不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子之事父焉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銖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月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爲太尉司空張濟久病免大司農張溫爲司空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虎黃羽林入錢各有差皇甫嵩朱雋連戰失利遣騎都尉曹操將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黃巾馬元義等於

京都謀反皆伏誅皇甫嵩朱雋擊黃巾波才於潁川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詔行車騎將軍封都鄉侯雋西鄉侯於是傳燮功多應封爲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之然不得封左中郎將盧植征張角不尅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中郎將董卓代植旣受命累破黃巾角等保廣宗植圍塹修梯垂當拔之上遣小黃門左豐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上怒植遂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冤百姓百姓之冤無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爲賊今悉斬十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致雒陽獄家財助軍糧子弟爲前鋒上曰此則直狂子也十常侍內有一人不善者耳天子使御史考諸爲角道者御史奏均學黃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擊黃巾卜巳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征張角不尅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朱雋攻黃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歷年載乃能尅敵雋討潁川有效引師南拒方畧已

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從之詔切責雋雋懼誅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雋上虞侯賊復以韓忠爲帥衆號十萬據宛拒雋雋兵力不敵然欲急攻乃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雋修攻具耀兵於西南雋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司馬張超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有賞以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降之無可勸罰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降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邕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固內管逼急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同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勢當自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入城忠果自出雋因自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雋爲車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爲光祿大夫冬十月皇甫嵩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破棺戮尸拜嵩爲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旣破黃巾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發將何以權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未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戶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身立高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食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峙之勢利劍掃其喉乃嘆息而悔何以見烹於女子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與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伏徵冀方之士勒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奮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如此則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重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塞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呼上帝喻以大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旣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官羣居同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黃巾

小孽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忘主而子欲逆求之是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非移柞之時也孰與委忠本朝雖有多說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計不用乃佯狂爲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曲陽斬之於是黃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約反

後漢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後漢孝靈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五 袁宏
中和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寬薨贈車騎將軍
謚曰郡烈侯寬字文鏡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
群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
有罪以蒲鞭鞭之示耻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
不善輒自剋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
三老學生自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廢而
治嘗有客遺奴酤酒久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
罵詈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之曰此人也罵言畜產
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寬一志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婢奉肉羹一孟寬手未得持放棄衣上婢急收羹寬
言徐徐羹爛汝乎其寬裕如此內外稱爲長者上深
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
之則靜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
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爲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爲治
者下雖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爲道者不
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寇三
輔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已西南宮雲臺災庚戌樂
城門災延及北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
周家之所造也圖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
思道厭妖火燒官夫戒若曰刑濫賞淫何以舊典爲

故焚其秘府也收天下田畝十歲以治官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錄賤買入已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官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爲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爲司徒邊章韓約寇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蕃衛也堯舜時禹貢載之殷周之世列爲侯伯高祖平海內使鄼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陛下不安寢食烈爲宰相不念思所以緝之之策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左衽之虜得此地爲患數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爲亂此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弊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遂從燮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燮每公卿缺議輒歸燮夏五月太尉鄧盛久病罷太僕張延爲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

邊章韓約無功免八月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章約九月特進臨晉侯揚賜受司空冬十月司空揚賜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業宰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旣昭於內弼亮之勤亦著于外雖受茅土未答厥勳哲人旣沒將誰諮度朕甚悼焉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諡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閑居教授不應州郡之命辟梁冀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弟穎越騎校尉光祿大夫靈帝初與劉寬張濟侍講于華德殿初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機負至者數十萬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黨熾熾成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切勅刺史二千石採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衆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故事得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賜敦德允元中受恭懇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臺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德旣光嘉謀恒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城君孔霸故太尉黃瓊侍講先帝並宜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

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並被侍講俱受三事張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傅之澤茅土之祚而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封寬濟上雖不聽嘉其至誠乃封寬爲遂鄉侯濟子根爲蔡陽侯賜子彪忠厚有孝行復集其家業光祿勳許相爲司空十一月張溫董卓擊張約破之約走金城是歲於後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門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置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擬則官室上嘗登永安樂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望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車騎將軍張溫爲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公卿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盜賊起三月河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伏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罷司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丁宮爲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爲車騎將軍執金吾甄

舉爲太僕因謂忠曰傅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今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延齋書致殷勤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喪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爽豈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答其書忠愈恨爽然憚其高明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冬十月零陵盜賊寇長沙太守孫堅討破之封堅爲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大司農曹嵩爲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發幽州烏桓以討涼州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不聽使涿令公孫瓚純忿不得將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烏桓數被徵發死亡略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衰亡之徵天下反覆率賢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今欲率烏桓奉子爲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待之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網漏鹿走則智多者得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日十餘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孛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爲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耿鄙擊王國敗績初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守傅爽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

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內變悔何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寬容必爲我法羣惡爭勢其難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難隙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不爲使君取也鄙不從臨陣前鋒果敗鄙爲別駕所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傳璉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叩頭流涕欲令棄郡歸鄉里璉子幹進曰國家昏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今天下以叛兵不足以及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人計之徐歸鄉里幸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璉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之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爲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何行之乎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璉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璉按劍叱之曰若非國家剖符之臣祈求利焉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臨陣而死上甚悼惜之策諡曰壯節侯璉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處容性剛直履正不爲權貴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罷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

表詔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洪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初黃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故親任之使爲元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今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策免司空丁官爲司徒光祿勳劉弘爲司空特進董卓爲驃騎將軍已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採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玄韓融李膺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爲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融字元長穎川人博學不爲章句皆究通其義屢徵聘皆不起晚乃拜河南尹時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弟兄同居閨庭怡怡至于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孝稱棣暹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事三日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城市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祿大夫固疾不起乃命河南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表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不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無中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遠矣古之爲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槁矣速仕則負累矣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

之間不同心乎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爲已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其知其所初申屠蟠隱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禍亦爲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黃忠與蟠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復異過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今爰中郎昭暢殷勤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愾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嘗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潁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穴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蟠不答其書亦無懼色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同縣大女侯玉爲父報讎殺夫之從母兄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詣縣奏記曰伏聞大女侯玉爲

父報讎獄鞠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刀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尚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於是縣令具以狀聞得減死一等蟠學無常師博覽無不通初在太學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託蟠致喪蟠即自負其尸遂致濟陰道遇司隸從事嘉蟠志義感其履重爲封過所傳蟠不受投地而去舉有司公車徵諸所聘禮皆不就董卓初徵天下賢儁皆起家登臺相蟠得徵書時人皆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居無何而王室大亂蟠年七十餘以壽終十月甲子上觀耀兵於平樂觀先是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流血兩宮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進以爲然乃言於上太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天子親擐甲冑臨軍三匝既罷以兵屬大將軍進初漢陽太守蓋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是徵爲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爲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爲討虜校尉上問勳

曰天下何以反勲對曰幸臣子弟擾之使然時碩子弟尤甚天子顧而問碩碩不能對帝又謂勲曰吾以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以餌戰士何如勲曰臣聞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陣於近不足以昭果毅祇足以潰威武耳帝曰善恨見卿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與劉虞素紹等並典禁軍勲謂虞紹曰吾見上上甚聰明但擁於左右耳勇力誅孽幸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邪虞紹亦有宿謀因共相結未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倚勲欲親近之而碩等心憚並勸帝從溫議遂拜京兆尹小黃門高望皇子愛之辯臣也因碩屬望子於勲欲以爲孝廉勲不肯或謂勲曰皇子副主也望其保也碩帝之寵臣也三怨成府豈可救也勲曰還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雖死可悔乎是時王國衆十餘萬三輔震動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輔每有密事帝呼詔問勲勲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數加賞賜十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討王國

六年春正月王國攻陳倉董卓將救之謂王甫嵩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復何疑哉嵩曰不然善用兵者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上兵伐謀故見

可而廷知難而退故速戰爲下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陳倉雖小城守備固非九地之陷也國兵雖攻我所不拔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不從國圍陳倉八十餘日城中堅守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蓋盡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墮非歸衆也國衆且走其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使卓爲殿嵩自與國戰大破斬之由是卓恨嵩陰與嵩有隙徵卓爲少府卓不肯就上書輒行前將軍事既而以卓爲并州牧以兵屬皇甫嵩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嵩從子遷諫嵩曰本朝失政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卓耳今怨隙已結二人不俱存先人之言兵家所重卓被詔當放兵而諷將士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卓兇虐無親將士不附公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姦凶此桓文之舉也嵩曰專命亦罪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

天子以責讓卓不受詔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上軍校尉蹇碩惡大將軍進兵強欲進在外因而問之乃與常侍通謀說上使進征邊章韓約帝從之賜進戎車百乘虎賁斧鉞進亦知其謀請中軍校尉索綯東發徐充兵以稽其行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張純虞使公孫瓚擊純太戰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封虞爲襄贛侯瓚爲都亭侯並鎮北邊夏四月太尉馬日磾罷丙午朔日有蝕之丙辰帝崩于嘉德殿時蹇碩在省中欲誅大將軍何進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司馬潘隱出迎進因而逆之進馳去屯百郡邸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大赦天下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初帝數失皇子何太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故號爲史侯王貴人生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官號爲董侯初大臣請立太子辯輕佻無威儀不可以爲宗廟主然何后有寵大將軍進權重故久而不決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尉蹇碩協疏幼少在喪哀感百官見者爲之感慟壬戌詔曰朕以眇身君王海內夙夜憂懼靡知所濟夫天地人道其用在三必須輔佐以昭其功後將軍袁隗德量寬重奕世忠恪今以隗爲太傅錄尚書事朕且諒闇委成羣后各率其職稱朕意焉上軍校尉蹇碩以帝輕佻不德二舅好修虛名無股肱之才懼不

能安社稷也欲誅進等立渤海王與常侍趙忠宋典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內官以碩有兵尚且沈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忠典以碩書告大將軍進進誘諸常侍共誅碩或曰碩先帝所置所嘗倚仗不可誅中常侍郭舉與進同郡素養育進子弟遇之曰進我所成就豈有異乎可卒聽之庚午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誅兵皆屬進中軍校尉索綯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之通謀禍將至矣將軍宜立大計爲天下除患於是進紹謀共圖中官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術因以招引天下奇士陳紀荀攸何顛等上同腹心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勢相害中官協重以爲黨助永樂亦欲與政事何后不聽永樂后怒曰汝怙大將軍邪勅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何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奏故事蕃后不同居京師請永樂宮還太國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永樂后怖暴崩衆以爲何后殺之紹復說進曰前竇氏之敗但坐語言漏泄以五營兵士故也五營皆畏中官而竇后反用之兵皆叛走自取破滅今將軍既有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樂盡死

力事在掌握天贊之時也功著名顯垂之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言之太后太后曰中官領禁兵自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進承太后意但欲誅其放縱者紹以中官近至尊今不廢滅後益大患初進寒賤依諸中官得貴幸內嘗感之而外好大名復欲從紹等計久不能決太后毋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依內官以致富貴國家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後進入復言於太后曰大將軍專欲誅左右以擅朝權太后疑焉紹聞之懼復說進曰形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於是進以紹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尚書盧植以為誅中官不足外徵兵且董卓凶悍而有精兵必不可制進不從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官府及居人以誅中官為言太后猶未寤六月辛酉葬孝陵皇帝于文陵秋七月徙渤海海王協為陳留王董卓到澠池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汨亂海內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以鳴鐘鼓以如洛陽進謂諸黃門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欲至諸君何不各就國於是黃門各就里舍是時進謀頗泄諸黃門皆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

婦也讓叩頭向子婦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離宮殿情懷戀戀願一復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且不恨讓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庚寅太白犯心星戊辰大將軍何進白太后將決其事謀欲盡誅諸常侍選三署郎補其處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常稱疾不臨喪葬今忽入省此意何為竇氏意復起邪使侍者聽之冥聞進言出坐省戶下讓謂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也又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泣涕救解各出家財且千萬共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門戶於卿耳今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濁穢公卿已下忠清為誰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珪讓偽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故司空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疑焉請大將軍出議之中黃門以進首與尚書曰何進謀反以伏誅進部曲將吳匡將兵在外聞進被誅欲將兵入宮門閉虎賁中郎將束術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持太后天子陳留王幸北宮崇德殿苗闓進死陳兵朱雀闕下進苗素不相友善進死臣恐為苗所害乃言曰大將軍欲誅諸常侍車騎不欲今大將軍死車騎在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大將軍復讎也進

遇吏兵素有恩皆涕泣曰願致死臣乃啖血爲誓引兵攻苗戰於闕下兵破斬苗首於是司隸校尉素紹斬偽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勒兵捕諸中官無小長皆誅之死者二千餘人引兵入宮珪等迫急復將天子陳留王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是時官中亂百官無從者惟河南部掾閔貢將十餘人從會尚書盧植至按劔責珪珪等涕泣謝罪又追兵至珪等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亂矣乃自投于河辛未帝還官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騎迎于北芒上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言及禍亂之事卓以王賢有廢立之意是日幸崇德殿大赦天下得六璽失傳國璽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內救何氏拜執金吾何進兄弟既死其部曲無所屬皆歸卓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并其衆京師兵權惟卓爲盛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亦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六月兩至于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官司空劉弘卓代爲司徒假節鉞虎賁西卓謂司隸校尉素紹曰人主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憤毒今當立董侯不知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嘗於天下若明公

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旣出遂奔冀州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九月甲戌卓大會羣臣于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已下皆惶恐不敢對盧植按尚書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此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爲弘農王讀策太后流涕羣臣莫敢言丁官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心請稱萬歲太傅袁隗解帝璽綬立陳留王爲皇帝年九歲太后遷于永安宮

東宏曰丁官可謂非人矣以爲雖遇伊尹之事猶將涕泣而從之而況陵虐其君而助讚其惡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當其至者在君親之難若身首之相銜也其不至者猶有兒女之愛焉無情於斯者不得豫夫人倫矣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闕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

萬餘人在扶風勲乃密語嵩欲討卓卓亦深忌勲使人安喻之因徵勲爲議郎

疾卒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自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后家絲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眴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爲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爲政務在清淨弘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勅其子欽其單衣葬以土穴其子從之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乙酉司空董卓爲徒冬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白波賊寇河東十月太尉董卓爲相國爵卓母爲池陽君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卓雖無道而外以禮賢爲名黃琬荀爽之舉從民望也又任侍中周芝城門校尉伍瓊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以尚書韓馥爲冀州侍中劉岱爲兗州陳留孔胄爲豫州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初卓將兵東也京兆尹蓋勲曰貪人敗類京師其必有變乃爲之備及卓廢帝勲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甚懼之時皇甫嵩尚三

後漢靈帝紀卷第二十五

後漢紀孝獻皇帝卷第二十六 袁宏

初平元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天下侍中周忠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曰夫廢立事大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以紹爲渤海太守癸丑卓殺弘農王卓使郎中令王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乘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王兮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亮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爲吏民妻矣自愛從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是時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渤海太守袁紹東海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河南太守王匡濟北相鮑信後將軍袁術議郎曹操等並興義兵將以誅卓衆各數萬人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操行奮武將軍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誅卓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卓以堅爲破虜將軍冀其和弭堅討卓逾

壯進屯陽人卓大怒遣胡軫呂布擊堅戰于建平堅大破之卓以山東兵盛欲徙都關中召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漢中興東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二世案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百官無敢應者司徒楊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變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存光武受命更都洛陽此其宜也方今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宗廟官殿棄先帝園陵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蠱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黃巾作亂所在賊起長安嶠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木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帝故陶作甄處一朝一夕可辦官室官府盍何足言百姓小人何足與議若有前却以我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失色太尉黃琬曰此大事楊公語得無可思乎司空荀爽曰相國豈樂遷都邪今山東兵起非可一日禁也而關西尚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堅爭不止禍必有所歸吾不爲也卓使有司奏免二公二月丁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策罷初卓用伍瓊周忠之議遷天下名士復等既出皆舉兵圖卓卓以瓊張實已心怒之及議西遷

瓊愆固諫卓大怒曰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二君計不敢違天下心諸君到官舉兵相圖卓何相負遂斬瓊愆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因小人德奮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受罪卓不勝當時之忿既殺瓊愆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卓以河南尹朱雋爲大僕以爲已副雋不肯受因進曰國不宜還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有司曰召見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至重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遂其所急臣之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雋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有司不能屈於是朝之大臣及尚書郎華歆等皆稱焉由是止不副卓卓愈恨之懼必爲卓所陷乃奔荊州光祿勳趙謙爲太僕王允爲司徒守尚書令丁亥天子遷都長安卓留屯洛陽盡焚宮室徙民長安壬辰白虹貫日三月己巳車駕至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就都焉戊午卓殺太傅秉胤及其三子是時袁紹屯河內陳留太守張邈兗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南陽豫州刺史韓馥大會酸棗將盟諸州郡更相推讓莫有肯先當廣陵功曹臧洪升壇操血曰漢室不幸王綱失統賊臣董卓乘機縱害禍加至

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葛覆四海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佃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致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監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誅暴亂今衆已合諸君何疑後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尊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難以無道行之備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其引軍西戰於滎陽操兵大敗是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軀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段實軍華和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于霄出觀其政賞罰靖亂州遠蕭條悉爲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撫和民衆盜賊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夏四月以大司馬劉虞爲太傅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今朝廷行之消却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却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祕奧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爲

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算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赦害乃不復行也

袁宏曰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王者崇德殷薦以爲饗天地可謂至矣若夫六隱之事非聖人之道也匹夫且猶不可而況帝王之命乎五月司空荀爽薨爽字慈明朗陵令淑之子也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舉孝廉賢良黨事禁錮隱於海上又南匿漢濱黨事解辟命交至有道博士徵皆不就獻帝初董卓薦爽爲平原相未到官徵爲光祿勳至府三日遷司空當是之時忠正者慷慨而懷道者深嘿爽旣解褐於董卓之朝又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初爽兄弟八人號曰八龍爽最有儒雅稱兄子或名重於世六月辛未光祿大夫种弗爲司空卓發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鍾簾鑄以爲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遼東太守八孫度自號爲平州牧立漢世祖廟單于羌渠旣爲國人所殺其子孫於扶羅應立國人立須卜爲單于於扶羅詣關訟會豐帝崩王室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寇冀州界百姓皆高壁清野抄掠少有所得欲歸國國人不愛遂止河東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韓馥袁紹自稱大將軍

遣使推大司馬劉虞爲帝不聽復勸虞承制封拜又不聽然猶與紹連結二月丁丑相國董卓爲太師夏四月卓西入關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寧輯將軍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校尉布在諸縣不可勝紀以禦山東卓將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謁拜下卓不爲禮卓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鶩雀自不知爾嵩曰昔與公俱爲鴻鵠但今日復變爲鳳皇爾卓乃大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卓旣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左中郎將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太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今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西還爲後議之卓乃止於是卓乘金華青蓋車時人號竿摩車言逼上也卓弟昊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呼召三臺尚書以下皆詣卓府啓事然後得行築鄴塢城與長安城等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害行鄴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誘北降者三百餘人於坐中先披其舌或斬其手或鑿其眼未死偃轉杯按之間會者戰慄失匕箸卓飲食自若初卓飲衛尉張溫乃使人誣溫與柔術通謀笞殺之刑罰殘酷受憎相害寃死者數千人百姓嗷嗷道路歎

息孫堅自陽入洛陽修復諸陵引軍還魯陽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敢諸將軍慎之堅昔西征其計策略與人同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爾艾曰堅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堅前舉羌戰於美陽殆死無能爲卓曰堅時將烏合兵且戰有利鈍卿今論關東大勢爾亦終無所至但殺二袁兒則天下自服矣建武初立宗廟於洛陽元帝之於光武父之屬也故光武上繼元帝又立親廟於洛陽祭祀而已不加名號光武崩以中興之主更爲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禰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孝章不敢違命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遵承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崩鄧太后以尚嬰孩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殺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祖宗之奏以建武以來無毀者遂因陵號恭宗順帝崩上尊號曰孝宗沖質帝皆年少早崩依殤帝故事和帝崩上尊號曰威宗靈帝崩而天下亂故未議祖宗之事於是有所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

廟不止於七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斯議罷黜典禮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皆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初孝昭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宣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恭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思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釁權稱臣下嗣帝殷勤各欲尊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正夏侯之議故遂恣濫無有防限今聖朝遵復古禮以求厭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武皇帝世在第九故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因循亦不敢毀元帝今於廟九世非宗親盡宜毀比惠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祭孝安孝桓孝昭孝和孝靈在穆四時常陳孝和以下穆宗恭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從之

袁宏曰光武之繫元帝可謂正矣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爲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貴

賤擬斯以辨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茲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違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體者也末學庸淺不達名教之本牽於專用以惑自然之性見君臣同於父子謂兄弟可以相傳爲體謂友於齊於昭穆違自然之本滅自然之性豈不哀哉夫天地靈長不能無否泰之變父子自然不能無天絕之異故父子相承至順之至也兄弟相及變異之極也變則求之於正異則本之於順故雖經百世而高卑之位張崇涉變通而昭穆之序不亂由斯而觀則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則不可假以雄職也乃以勳爲越騎校尉卓又畏其司戎復出爲潁川太守頃之徵還京都公卿見卓皆拜謁勳獨長揖與卓爭論旁人皆失色而勳意氣自若初河南尹朱雋數爲卓陳軍事卓曰我爲將百戰百勝卿勿妄說且汗我刀鋸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明公猶未及武丁也卓謝曰戲之爾勳強直而內懼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勳無以報先帝易受賻贈卓

心雖憾勳然外示寬厚表賜東園祕器送之如禮勳字元固燉煌廣至人舉孝廉爲漢陽長史素與武都蘇正和有隙及正和爲州從事劾武威太守倚權貴恣行貪橫涼州刺史梁鵠懼其貴戚欲殺正和以自解以訪勳或勸勳曰因此報仇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危非仁也忠仁棄之人將不食我餘乃諫鵠曰夫縹食鷹鸚欲其驚也驚而烹之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而求見勳勳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黃巾之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鵠欲奏誅儁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千斤與勳勳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涼州刺史左昌因軍法斷盜數千萬勳諫不聽乃怒勳使屯河陽欲因軍法罪之而勳數有戰功詔書勞勳焉邊章之反圍昌逼急昌以檄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曾常疑不肯應檄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直奮鉞今之從事豈重於監軍哉常懼乃從勳至與親責數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得自分明今我罪已重不可復降也皆泣涕而去會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并兵救育至孤營爲羌所破勳被三創前陣多死勳使人書木表曰使國家尸我於此羌滇吾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杆衆曰蓋長史

清賢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
促殺我衆相視而驚眞吾以馬與勲勲曰我欲死不
去也衆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爲一勲
咄咄曰我死不知也羌遂囚勲勲辭氣不撓羌不敢
害送還郡於是勲爲漢陽太守民飢相食勲調穀
廩之諸富室或匿不肯出勲曰吾知罪矣乃自出家
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糶倉者二千餘斛穎
勲之得存者千餘人六月丙戌京師地震卓問蒼
邕對曰地震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
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乘金華車蓋車秋七月司空
种弗以地震策免癸卯光祿勲淳于嘉爲司空董卓
既入關素紹還軍延津使潁川荀諝說冀州刺史韓
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
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諝
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
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
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也
且已同盟當今爲將軍計者莫若舉州以讓袁氏袁
氏得冀州則瓚不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
友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
疑馥素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
李膺騎都尉沮授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

年未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
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冀州與之馥曰吾袁
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
何病焉乃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既有冀州辟授爲
別駕從事紹謂授曰今賊臣作變朝廷遷移孤歷世
受寵欲竭命致死以復漢室然相公非夷吾不能成
霸越王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
社稷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
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曼嬰
哭莊方之將軍曷足以喻羣騎出奔則卓懷怖懼濟
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擲冀州之衆感震
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散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
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廻師北首則劉虞
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
地收英雄之用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
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御之比
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即表授爲
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未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初
潁川人荀彧字文若舉孝廉爲元父今見天下將亂
棄官歸家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今有變常
爲兵衝密雖有固適可避小寇不足以捍大難宜亟
去鄉里人多懷土不能從也韓馥遣騎迎焉會未紹

襲異州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誥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任或知紹不能有成也遂去紹歸曹操操見或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或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操善之丙寅太尉趙謙久病策罷辛酉太常馬日磾爲太尉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十二月錄從入關者功封侯賜爵各有差司徒王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尚書僕射士孫瑞說允曰天子裂土班爵所以庸勲也與董卓師並位俱封而獨勵高節懸竊不安也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是歲長沙武陵人有死者經月復活占曰至陰爲陽下民爲上將有自微賤而起者也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六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

袁宏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傉賈詡出兵繫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爲傉等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於陽人大破傉軍傉遂掠至陳留潁川荀彧鄉人多被殺掠帝思東歸使侍中劉和出關詣其父太傅劉虞令將兵來迎道經南陽索術利虞爲援質劉和不遣許以兵至俱西命劉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術公孫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乃止虞虞不從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初五原人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既殺丁原董卓信愛之誓爲父子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卓性剛褊忿不思難嘗以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捷避之爲卓致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嘗使布守中閭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遂許之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會羣臣於未央殿卓置衛自其營至於掖門士孫瑞使騎都尉李順將呂布親兵十人僞著衛士服於掖門卓將出馬散不進卓

怪之欲還布勸之遂行入門衛士以戟刺之卓衣內有鐵不入傷臂墜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對曰在此布曰有詔趣兵斬之卓罵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斬之卓母子皆誅之尸於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少好任俠嘗遊菴中盡與諸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相與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贈之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有才武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稍以軍功遂至大將軍卓之死蔡邕在允坐聞卓死有嘆惜之音允責邕曰國之大賊弑主殘臣天地所不覆人臣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國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大誅而更嗟歎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治罪邕謝允曰雖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說豈當以背國而向卓也在贊之言謬出愚入所謂邕也願黔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微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受謗遂殺邕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博學有雋才善屬文解音聲伎藝并術數之事無不精綜初辟司徒府吏遷郎中著作東觀以直言被刑初太尉董卓見邕甚重之舉高第補御史又

轉治書御史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左中郎將封高陽侯於是呂布爲奮武將軍假節開府如三公初黃門郎荀攸與議郎鄭泰何顛侍中种輯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赦函挾王命以號令天下相文之舉也事垂就而發覺收顯攸繫獄顯憂懼自殺攸言笑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鄉里兖州刺史劉岱爲黃巾所殺東郡刺史曹操爲兖州牧繫黃巾破之降者三十餘萬人五月丁未大赦天下征西將軍皇甫嵩爲車騎將軍董卓既死牛輔爲其麾下所殺李傕等還以輔死衆無所倚仗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賈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殺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不濟走未晚也衆以爲然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攻至長安衆十餘萬卓故部將樊稠等合兵圍長安劉表與袁紹連和袁術怒召孫堅攻表戰於新野表退屯襄陽堅悉衆圍之表將黃祖自江夏來救表堅逆擊破祖乘勝將輕騎追之爲祖伏兵所殺堅子策權皆隨袁術六月戊午長安城陷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奔冀州傕等入城內殺太常种弗太僕

嘗歎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死者數十人司徒王允挾乘輿上宣平城門允謂催等曰臣無作威作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辜爲呂布所殺欲爲卓報布不敢爲逆爾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已未大赦天下拜李催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甲子李催殺故太尉黃琬司徒王允及其妻子衆庶爲之流涕莫敢收允故吏京兆趙戩募允上以允爲忠封其孫異爲安樂侯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容儀雅重非禮不動郭林宗稱允曰宰相才也與之友善任爲郡主簿太守劉偉受宦者趙津請託召中都路拂爲五官掾允以拂狡猾不良封還偉教至於四五坐鞭杖數十終不屈撓拂由是廢棄而允名震遠近拂富於財賔客數百深怨允常欲害之允從者不過數人每與拂遇允常坐車中按劍叱之拂輒不敢當辟司徒府稍遷豫州刺史黃巾賊別黨起於豫州允擊大破之於是賊中得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靈帝帝深切責讓讓辭謝僅而得免讓由是怨允譖之於靈帝詔徵允治罪道遇赦還官後百餘日復見徵太尉楊賜與允書曰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之允故吏流涕進藥允棄而不飲會大將軍何進請允得減死一等遂變名姓隱遁山藪後何進表允爲從

事中心郎遷河南尹太僕及在公輔值國家禍亂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國中皆倚允卓亦雅信焉卓旣死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旣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或說允曰卓部曲素憚袁氏而畏關東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不如使皇甫嵩領其衆因使屯陝以安之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守陝雖安涼州人而疑關東之心也呂布將奔謂允曰公可去矣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其不獲則殺身以奉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險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當以國家爲念黃琬字子琰太尉瓊之孫也爲五官中郎將所選舉皆貧約守志者諸權富郎共疾之構琬以爲黨遂免官禁錮幾將二十年司空楊賜深敬重之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權爲青州刺史遷侍中尚書中平末涼州叛大將軍出征軍調不足富殖之徒多以財爲官者或起家爲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豐司徒許相皆竊位懷祿苟進無耻終無匡救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禮義廉耻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爲國生事此猶負石救溺不可不察頃之遷右扶風歷九卿徵爲

豫州牧值黃巾陸梁民物凋弊延納豪俊整勒戎馬
征討羣賊威聲甚震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
陂賊鴻因軍徵發欲盜官物賦過千萬琬乃糾奏其
寡論鴻如法死既名臣又與王允同謀故及於難惟
兵之入長安太常种弗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
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弗字頽伯司徒嵩
之子也弗子邵爲使者嘗迁於阜左遷涼州刺史徵
爲九卿辭曰我昔盡忠於國爲邪臣所妬父以身徇
國爲賊所害夫爲臣子不能除殘去逆何面目復見
明主哉三輔之臣聞之莫不感慟焉初南陽何顒河
內鄭泰好爲奇畫顒遠郭林宗與之遊學及黨事起
顒以被禁錮乃變姓名亡匿汝南所至皆結豪傑名
顯荆豫之間靈帝末君子多遇禍難顒歲中率常再
三私入洛陽爲人解釋患難泰知天下將亂陰交結
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王室西遷泰以尚書郎從入關是時京師饑乏士人
各各不得保其命而泰日與賓客高會作倡樂仰泰
全濟者甚衆長安既亂南奔秦術術以泰爲揚州刺
史未至而卒丙子前將軍趙謙爲司徒尚書今朱雋
之出奔也與孫堅俱入洛陽既而屯於中牟李傕等
既破長安懼山東之圖已而畏雋之名僅用買調計
使人勸雋軍吏皆不欲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侯焉

况天子詔乎且催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勢
均力敵內難必作吾乘其弊事可圖也遂就徵爲太
僕秋七月李淮使樊稠至郿葬董卓大風暴雨流水
入墓漂其棺梓庾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錄尚書事
八月辛未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使太傅馬日磾
太僕趙岐持節鎮關東初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
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發
無度百姓苦之旣而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引軍
入陳留曹操紹會擊術大破之術將餘衆奔九江
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李傕等欲術爲援因令日
磾即拜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日磾趙岐俱在
壽春岐守志不撓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
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磾欲去術又不遣
病其所守不及趙岐嘔血而死九月揚武將軍李傕
爲車騎將軍封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
將軍封郡陽侯樊稠爲右將軍封萬年侯淮汜稠擅
朝政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初董卓入關
說韓遂馬騰共圖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起兵
倚卓卓死催汜攻破京師遂騰將兵救天子是月遂
屯郿騰屯郿司徒趙謙以久病罷甲申司空淳于嘉
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錄尚書事冬十月荆
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爲荊州牧初弘農王唐

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瑀女也王薨人欲嫁之不從及
關中破爲李傕所累不敢自說也傕欲妻之唐姬不
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
爲弘農王妃李傕舉博士李儒爲侍中詔曰儒前爲
私農王郎中今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爲
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丁卯日有重暈太尉皇甫
嵩以災異策免光祿大夫周忠爲太尉錄尚事嵩字
義真規之兄子也善用兵爲將飲食舍止必先將士
然後至已乃安焉兵曹有所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
用乏也出錢賜之吏慚即自殺董卓之入徵嵩爲城
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漢室微弱官豎亂朝卓
既誅之不能盡忠奉主而廢立縱意今徵將軍禍大
則憂危禍小則困辱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
衆奉迎天子發命海內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則
成禽矣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殺之
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詣卓請嵩卓免之華嶠曰臣父
素每言臣祖歆當時人以皇甫嵩爲不伐故汝諫之
戰歸功於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蓋功名者士
之所宜重誠能不爭天下莫之與爭則怨禍不深矣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
立奏曰日昃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
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立司候不明

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
幽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
不失而欲歸咎史官重益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
殿寢兵不聽事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徐州刺史陶謙
遣使奉貢以謙爲徐州牧癸酉無雲而雷六月華山
崩東海王子琬琅邪王弟邈詣闕貢獻以琬爲平原
相邈爲九江太守皆封列侯太尉周忠以災異罷太
僕朱雋爲太尉錄尚書事己酉以平原相劉備爲豫
州牧是時新遷都宮人多無衣服秋七月帝欲發太
府繕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尚
書郎吳碩素諂於傕乃言曰關東未賓用度不足近
幸衣服乃陵轍同寮尚書梁紹劾奏碩以瓦器奉獻
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臭媚竈荷誥大臣昔孔
子誅少正卯以顯刑戮碩宜放肆以懲姦僞若久舍
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爲患不細帝以碩僞所
愛寢其奏是時帝使侍御史裴茂之詔獄原輕繫者
二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爲傕所枉者傕表之曰茂之
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詔曰災異數降陰雨
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解
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七月甲午試者儒三十
餘人上第賜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詔曰孔子
數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矣今者儒年餘六十

離本土家餉不到當屨四體以餬口腹幼童始學老
委農野朕甚感焉其不在第者爲太子舍人冬十月
太學行禮車駕幸宣平城門臨觀之賜博士以下各
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占曰民將徙天
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以地震策罷
丙午太常趙溫爲司空錄尚書事初公孫瓚與劉虞
有隙虞懼其變遣兵襲之戒行人曰無傷餘人殺一
伯珪而已瓚放火燒虞營虞兵悉還救火虞懼奔居
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瓚引兵圍之生執虞而歸
是時朝廷遣使者殷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以瓚爲
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誅之於是虞
故吏漁陽鮮于輔率其州人及三郡烏桓鮮卑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薊北大破之斬丹旣而持
其衆奉王命帝嘉焉袁紹又遣其將麴義及虞子合
擊瓚瓚敗遂走還易先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
央不合大如彌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爲易當之乃
築京固守積粟三百萬斛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
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伏兵力田食盡此穀
足知天下事矣初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
方俄然莫有固志吾爲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
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之士乎衆咸曰田疇其
人也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時

年二十二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
與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險遠寇虜縱橫稱官奉使
爲衆所指今願以私行期於得通而已虞從之疇乃
選多少勇壯募從二十騎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出塞
外傍北山直馳趣朔循間經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
都尉疇以天下方蒙塵不可荷佩策寵固辭不受朝
廷甚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
孫瓚所殺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
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故自哭劉虞墓而不送
章報我乎疇曰漢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
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
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能行此則燕之士將蹈東海而
死豈有思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而不誅拘之軍
下禁其故人莫得與之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不
能禮而拘囚之恐失衆心瓚乃遣疇北歸率舉宗
族他附從者亦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不報吾不可
以立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曠而居躬耕以養父
母百姓歸之數年間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
不以疇不肖速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
久安之道願推擇賢良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僉共
推疇疇曰今來在此苟存而已將圖大事復恐雪耻
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

深計遠慮疇有愚計與君行之可乎皆曰可乃爲約束相殺傷把盜爭訟之法重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相鮮卑並各遣屬通好疇悉撫納令不得爲寇索紹敷遣使命又即授將軍印綬皆距而不當之十二月辛丑司空趙溫以地震罷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錄尚書事分漢陽郡爲永陽郡是歲索術使孫策略地江東軍及曲阿揚州刺史劉繇敗績將奔會稽許邵曰會稽富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陽不可往也不如豫章西接荊州北連豫章若收合吏民遺貢獻焉與曹兗州相聞雖有素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讀書雅好三史善與人論臧否之談所題目皆如其言世稱郭詩之鑒焉廣陵徐球爲汝南太守請邵爲功曹球亦名士解褐事之同郡陳仲舉名重當時鄉里後進莫不造謁邵獨不詣蕃謂人曰長幼之序不可廢也許君欲廢之乎邵曰陳侯崖岸高峻百谷莫得而往遂不造焉嘗至潁川不詣陳仲弓或問其故邵曰此君之道廣廣則不周故不行也同郡袁季初公族豪俠賓客輻輳去濮陽令歸從車甚盛將入郡界歎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

之乎謝遺賓客以單車歸家邵之見憚皆此類也司空楊彪辟不就舉方正公車徵不行或勸邵邵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及天下亂邵至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邵曰陶恭祖外好聲名內非其真今徐州殺貴小人在側方厭賓客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乃渡江投劉繇其後謙捕諸寓士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士也邵與劉繇俱行終于豫章焉

與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甲子帝加元服二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威禮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官之選乎於是太尉朱雋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曰穆宗恭宗故事甲申改葬皇妣王氏號曰靈懷皇后后邯鄲人祖苞治尚書爲五官中郎父章襲苞業居貧不仕有子二人男斌女曰榮榮則后也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好身怖畏后后服藥欲除胎胎安不動又夢負日而行遂生帝帝何后惡之鳩殺靈后帝大怒欲廢何后諸黃門請僅而得止靈帝憫上早孤追思王后乃作令儀頌初上詔求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選執金吾封都亭侯丁亥車駕耕于藉田是時李傕等專亂馬騰等私求不獲騰怒以益州牧劉

馮宗室大臣遣使招引欲共誅雋等馮遣子範將兵就騰岐州刺史种邵大常拂之子拂為權所害中郎將杜稟與賈詡有隙並與騰合報其讐隙於是雋騰擄貳上遣使者和之不從轉遂率眾來欲和雋騰既而復與騰合壬申騰遂勒兵屯平樂觀將圍長安雋使樊稠郭汜及兄子李利擊騰遂破之邵範等皆死遂西走稠追之遂謂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雖小有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而不意後不可復乃交馬共語良久別去庚申赦騰夏四月以馬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軍徐州牧陶謙比海相孔融謀迎天子還洛陽會曹操襲曹州而止陳留太守張邈反呂布為兖州牧郡縣皆應之唯甄城范陽東阿三縣不從邈使人告荀彧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繫陶謙宜給其食眾皆疑或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時操軍攻謙留守少而布督將大吏多與邈謀其夜或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人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或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總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甄城未易攻也遂引兵去操引軍還攻呂布五月即拜揚武將軍郭

汜為復將軍更封美陽侯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開府如三公六月丙子分河西郡為雍州丁丑京師起震戊寅又震乙酉晦日有蝕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秋七月壬子太尉朱雋以災異策罷戊午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甲子即拜鎮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詔使侍御史侯次洗囚徒原輕繫上避正殿於是穀貴大豆一斛至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餓死甚眾帝遣侍御史侯次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米豆各半大小各有差餓死者甚眾帝疑糜賦不實勅侍中劉艾取米豆各五升燒火於御前作糜得二盆於是艾出問書米豆五升得糜二盆而民委頓何也朕甚惑之民不能自濟故部使者出米豆冀有益焉御史不加隱卹乃如是乎尚書以下詣省問謝奏收侯次考治實詔曰未忍致于理杖五十亟遣上親所糜人名於是悉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寇屬縣後將軍郭汜右將軍樊稠等率眾破之斬首數萬級九月曹操還鄠城呂布屯山陽冬十二月司徒淳于嘉久病罷衛尉趙溫為司徒錄尚書事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八

袁宏

二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即拜袁紹爲後將軍使持節冀州牧封邳鄉侯沮授說紹曰公累世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懷相擒未有存主鄙民者也今且州域粗定宜迎大駕安官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說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勳聚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其孰圖之紹不能從是時以年不豐民食不足詔賣厩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公卿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邨閣儲峙少乃不承詔悉載置其管買謂曰此乃上意不可拒也不從李傕郭汜樊稠各自以有功爭權欲圖者數矣買謂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初樊稠擊馬騰等李利戰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利等怒共譖之於傕傕見稠勇而得衆心亦忌之二月李傕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象由是諸將皆有疑心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

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政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捷無兩雄我國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故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治兵相攻矣上使侍中尚書和傕汜不從乃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李暹將數千兵圍官以車三乘迎天子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舉事當合天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詡左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司徒趙溫司空張喜聞有急自其府出隨乘輿既出兵入殿中掠官人御物是日天子幸傕官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置其營遂放火烧官殿官府居民悉盡天子復使公卿和傕汜汜又留太尉楊彪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宜璠大鴻臚祭邵大司農朱雋將作大匠梁郃屯騎校尉姜宣等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圖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刃之中郎將楊密諫汜乃止朱雋素剛直遂發病死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太守徐珪爲州所誣奏郡吏謀略官官雋曰明府爲州所枉不思奮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

州自有賊汗而求郡藏介抱罪誣人傳具知之請詣京都無以賂爲也珪曰卿之智情我所知也今州奏已去恐無及也雋曰操曰作章疾馬兼追足以先州且尋郵推之州書可得矣珪曰雋得獨至京師上書十人分伺州書果得而鈔絕之雋得獨至京師上書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刺史家聞使刺客分遮道欲殺雋雋知乃從洛陽尉司馬珍自匿變服而去珪大悅雋由是顯名舉孝廉爲尚書郎遷蘭陵令先和初交阯賊梁龍等攻郡縣以雋治蘭陵有名即拜交阯刺史雋上書求過本郡募兵天子許之得以便宜從事將家兵二千人并郡所調合五千人分兩道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紹遣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乃勒兵擊斬龍旬月盡定封都亭侯賜黃金五十斤甲午立皇后伏氏后琅邪東武人也父完深沉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尚陽安長公主王相帝女也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明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完遷執金吾於是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練與之許以官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知非正不爲盡力郭汜與傕中郎將張苞張窳等謀攻傕丙申兵交及帝殿前又貫傕左耳楊奉於外距汜汜兵退張苞張窳因以所領兵詣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門

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御膳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責之詰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快之色欲轉車駕幸黃白城以舒其憤臣願陛下宜忍忍之未可顯其罪也上納之初傕屯黃白城故謀欲徙傕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傕欲移乘輿黃白城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仇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喻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金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黃白城此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之其弟應溫故吏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傕書問侍中當冷曰傕不知臧否溫言大切可爲寒心冷曰李應以解之矣上乃悅傕信鬼神晝夜祭祀爲董卓設坐三牲祠之祠畢過問帝起居因求入見傕帶三刀執一刀侍中見傕亦帶刀入侍值傕數犯之罪上面答之傕出喜曰陛下賢主也傕曰侍中皆持刀欲圖我乎侍中曰軍中自爾國家之故事也傕乃安閏月己卯遣謁者僕射皇甫麗和傕汜麗

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我有誅呂布之功
輔功四年三輔清淨國家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
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辨郭多
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
一名多麗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
於斃近者董公強將軍所知也內有三公以爲主外
有縱橫以爲黨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
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抱鉞持節
子孫親族荷國寵榮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之誰輕
重乎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
波師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輸力
也催不從呵遣麗麗曰催不從詔亂語不順侍中胡
遵催所薦也謂麗曰李將軍於卿非常也又皇甫公
爲大尉將軍力也是言何謂乎麗曰吾累世受恩又
常在帷幄君辱臣死就爲李催所殺志無顧也上懼
催聞麗言勅麗令去催遣虎賁王昌呼麗欲殺之昌
諷麗令去還曰臣追之不及辛巳車騎將軍李催爲
大司馬是夏陶謙病死劉備在徐州曹操欲襲之荀
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
業將軍本以哀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歸心悅服
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人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

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今
破李封薛簡若兵東擊陳官必不敢西顧乘其間
而收熟麥約食首穀一舉而布可破也布破然後南
結揚州兵討袁術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
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
心益危雖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公之有是無兗州
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
易忘彼懲往年之敗將愧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
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
之無所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也前
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必人人自守而無
降心就道破之尚不可有也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
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唯一時之勢不慮本之
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復定
兗州六月侍中楊琦黃門侍郎丁冲鍾繇尚書左丞
魯充尚書郎韓斌與催將楊奉軍吏楊帛謀共殺催
會催以他事誅帛奉將所領歸汜庚午鎮東將軍張
濟自陝至欲和催汜遷乘輿幸他縣使太官令狐篤
緩民校尉張裁宣喻十反汜催許和質其愛子催妻
愛式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問曰天子在此中
邪李將軍許我官人美女今皆何所在帝患之使侍
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

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謝乃召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乃引去惟由此軍弱於是尚書王復言和解之意計以士衆轉少從之不以男女為質封為君食邑復以汜從弟濟從子鑰惟從弟桓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曰此天子非也左右皆將戟欲交侍中劉文前曰是天子也使參乘高舉惟諸兵何敢逼至尊邪汜兵乃却士舉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惟出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封平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假節楊定為後將軍封列侯董承為安集將軍追號孔母呂貴為平氏君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詔尚書郭浦喻汜曰朕遭艱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華武夫宜威備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懷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轅日夜以冀臨河誰謂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汜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浦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諷尚書徵河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連年若有治理迫遷之若無異効當有召罰何緣無故徵乎尚書皆謝罪上既罪濟所諷也詔曰濟有拔

車駕之功何故無有表而私請邪一切勿問濟聞之免冠徒跣謝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為長史詔曰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為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今朕乘萬機豈可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事出於胃懷皆此類也丙子郭汜等令車駕幸郿侍中科輯城門校尉衆在汜營密告後將軍楊定安集新軍董承與義將軍楊奉令會新豐定等欲將乘輿還洛陽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是月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曰救我者唯臧洪乎衆曰袁曹方移而洪為紹所用必不取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大不肯本也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遠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令又從袁紹請兵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超遂族滅洪由是怒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下能下紹使洪邑人陳琳以書喻洪洪曰隔澗相思發於寤寐幸拍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悵恨難為心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遂竊大州思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事王室也豈審天下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違尼請師見下辭行波拘使洪故君有美之厄洪棲遲求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孝之不名孤探此二者與其不得已

輕重殊塗親疎異盡故便收淚告絕用命此城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晉國故也吾聞之義不肯親忠不違君昔晏嬰不降志於直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篆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北鄙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宜反旌退師洽兵鄴垣何久辱盛怒暴成於吾城下哉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滅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異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之城中穀盡外無強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宜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吏士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一朝爲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素親洪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弼之急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有擁衆而觀人屠滅惜力不能推刃爲天下報

管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服而原之見洪辭切終不爲用乃殺之冬十月戊戌氾黨夏育高碩等欲共爲亂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曰可出幸一管以避火難楊定董承將兵赴天子幸楊奉營上將出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斬首五千級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熲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熲與楊定有隙迎乘輿不敢下馬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段熲欲反上曰熲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也必有異心於是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等曰段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管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來在長營詔曰何以知之文種左靈曰弘農督郵知之因脅督郵曰今郭汜將七百騎來入熲營天子信之逐路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熲使种輯左靈請帝爲詔上曰王者攻代當上參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而欲令朕有詔邪不聽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乃輒攻熲營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定等攻熲十餘日不下熲供給御膳百官無有二意司隸校尉督部以爲不宜攻熲急應解圍逮至洛陽定等患之使楊奉請爲已副欲殺之帝知其謀不聽詔使侍中尚書告諭之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關定攻段

煥相招共救之因欲追乘與楊定圍催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軍騎亡走是時張濟復與催汜合謀欲留乘與於弘農十二月行幸弘農濟汜催追乘與衛將軍楊奉射聲校尉俎雋力戰乘與僅得免雋被創墜馬催謂左右曰尚可活否雋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此也催乃殺之雋時年二十五其督戰皆置負其屍而瘞之濟等抄掠乘輿物及秘書典籍公卿已下婦女死者不可勝數壬申行幸曹陽催汜濟并力來追董承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來與催等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詔使侍中史侍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都日夜以冀洛陽丘墟靡所庇廕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今不爲足民在塗炭濟宿有忠亮乃心王室前之受命來和催汜元功旣建豈不惜乎濟其廩給百官遂究前勲昔晉文公爲踐土之會垂勲周室可不勉哉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詔曰催汜自知罪重將遂唐突爲吏民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承等固執宜進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與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距催等來追王師敗績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御史騶聘

大司農張義是時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邨爲催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也催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弗聽是時虎賁羽林行者不滿百人催等統營叫喚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詔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慎憑河之危此所謂安居之道乎大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登也宗正劉父曰臣前爲陝令知其險舊故有河師猶有領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董承等以爲宜令劉太陽使李樂夜渡具舩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續馬轡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四董承使荷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御是何等人也以刀捍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腰以絹爲輦下校尉向弘居前負帝下至河邊餘人皆匍匐下或有從岸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破之帝乃御舩同舟渡者皇后貴人郭趙二宮人太尉楊彪宗正劉艾執金吾伏完侍中种輯羅邵尚書文楨郭浦中丞楊衆侍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郎侯折衛將軍董承南郡太守左靈府史數十人餘

大官及吏民不得渡甚衆婦女皆爲兵所掠奪凍溺死者不可勝數衛尉士孫瑞爲催所殺惟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爲慢旣渡幸李樂營河東太守王邑來貢獻勞百官丁亥幸安邑王邑賦公卿以下絳絹各有差封邑爲列侯庚子拜胡才爲征北將軍領并州牧李樂爲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爲征東將軍領幽州牧皆假節開府如三公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連和還所掠官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駕數乘是時蝗蟲大起歲旱無穀後官食棗菜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於是安東將軍楊奉衛將軍董承征東將軍韓暹謀以乘輿還洛陽乙卯建義將軍張陽自野王來與董承謀迎乘輿還洛陽安國將軍封晉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表術自以依據江淮帶甲數萬加累世公候天下豪傑無非故吏以爲袁氏出陳舜之後以黃乘赤得運之次時沛相陳珪故太尉球之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福今世紛擾復有瓦解之勢誠英人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爲吾心膂珪答書曰若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民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秦苛暴之亂也曹

將軍神武應期興復興典刑掃平兇惡清定海內有徵矣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請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恩也天子之敗於曹陽術會其衆謀曰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有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有殷紂之暴術默然不悅遂違符命置百官焉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末宏

建安元年春二月執金吾伏完爲輔國將軍開府如三公是時董卓承張陽欲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尚書上官洪言還洛之議李樂輔洪由是諸將錯亂更相疑貳董卓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御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管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楊奉胡才悔令乘輿去乃與李樂議欲還大駕詐言當遊滬池東以避匈奴上不從庚子車駕從北道出傍山而東無匈奴寇李樂愧其言懼而辭還時糧食乏盡張陽自野王迎乘輿賑給百官丙辰行至洛陽幸故常侍趙忠宅張陽治繕宮殿丁丑大赦天下是月孫策入會稽太守王朗與策戰敗績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陽安殿陽以爲己功故因以名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陽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楊奉亦屯梁蔡卯張陽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以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百官窮困朝不及夕尚書已下自出採樵或餓死牆壁間爲吏兵所殺暹等各矜其功任意恣睢干亂政事於是曹操議欲迎乘輿或曰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親與天子還京北連張陽未可卒制司馬荀彧勸

之曰昔高祖東征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義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雋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能及也操從之辛卯操詣關貢獻廩公卿以下操陳韓暹張陽之罪暹佈單騎奔走上以暹陽有翼駕還洛之功一切勿罪於是誅羽林郎侯折尚書馮碩侍中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滂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左馮翊韓斌東萊太守楊榮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追贈射聲校尉沮偽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符節令董昭說曹操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已下諸將人人殊異未必服從今留巨弼事勢不便唯有移車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都遠近企望冀一獲安今復徙車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策其多者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言幸許之計上從之庚申車駕東楊奉自梁欲要車駕不

及已已車駕到許幸東管甲戌鎮東將軍曹操爲大將軍更封武平侯操固讓不許太尉楊彪司空張喜以疾遜位冬十月戊辰右將軍袁紹爲太尉紹耻班在操下不肯授操乃辭大將軍丙戌以操爲司空領車騎將軍辛卯曹操征楊奉於梁奉奔袁術呂布襲徐州劉備奔曹操初陳郡人袁渙爲劉備茂才避地江淮之間爲呂布所拘布令渙作書罵辱備渙曰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之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也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備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辱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渙字曜卿司徒滂之子也渙少與弟微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微閑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不靖逃將安之若天將喪道民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微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已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外患衆矣微將遠蹈山海以求免乎天下淆亂各行其所志微避地至交州渙展轉劉備袁術呂布之間晚乃遇曹公渙說操曰夫

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政失其道歟復聞明君善於救世亂則濟之以義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惠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禍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旣動之矣今所以失其民者公旣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所訓之則天下幸甚操重渙言以爲軍諮祭酒渙常謂人曰夫居兵亂之間非吾所長每謙不敢處也張濟自關中走南陽爲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衆屯宛天子旣免曹陽賈詡去李傕託于段熲項之復歸張繡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弟濟妻國色也操以爲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敗之殺其二子自曹操之迎乘輿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旣兼河朔天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距張繡及繡敗操軍紹益自驕而與操書悻慢操大怒動止容變於常衆皆以爲失利於繡故也僕射鍾繇以問尚書令荀彧或曰公以明哲必不追咎往事也殆有他慮乎遂見操以問焉操以紹書示之且曰今將征不義而力不敵

如何或對曰古之成敗誠有其材雖弱必強苟非其人其強易弱劉項之事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紹貌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材所宜不問疎賤此度勝也紹邊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有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一士卒雖衆而實難用公法令嚴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歸之公以至仁待士又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謙恭儉約而與有功者無吝故忠正殺身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此四勝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以四失背忠自專強何能爲操悅秋七月即拜太尉袁紹爲大將軍於是馬日磾喪還京師將欲加禮少府孔融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乘旄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賊臣爲所牽率章表署用輔俠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不得見脅爲辭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人哀矜未忍追治不宜加禮冬十月謁者僕射裴茂督三輔諸軍討李傕也

三年春正月破催斬之夷三族郭圯爲其將伍習所殺李樂病死胡才爲怨家所殺張陽爲其將眭固所殺馬騰韓遂涼州自相攻擊五月韓暹楊奉死秋七

月曹操征張繡破之荀彧說曹操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若袁紹侵擾關中西羌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州抗天下五分之一也爲之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久相一唯韓暹馬騰最強彼見山東之敗必各擁衆自保全若撫以恩德使連和相推雖不能久要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公無憂也操從之九月曹操征呂布是歲袁紹自立爲天子術與楊彪婚親也操忘彪忠正收彪付獄將殺之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彪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操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綬縉紳之士所以仰瞻明公者以輔相漢室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也操意解乃免彪覩漢祚將微自以累世公輔耻事異姓遂稱疾不行徵鄭玄爲大司農不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爲齊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極學玄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相次受至三年不得見玄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奧無不精研歎曰

詩書禮樂皆以東矣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中平初悉解禁固玄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袁紹嘗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爲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平有爲也

四年春曹操獲呂布斬之二月司空曹操讓位於太僕趙岐不聽三月衛將軍董卓承爲車騎將軍封操三千戶討呂布之功也固讓不受三月袁紹討公孫瓚六月拜孫策爲會稽太守討逆將軍封吳陽侯初彭城人張昭避亂淮南策賓禮之及策東略遂爲之謀主聞袁術僭號昭爲策書諫術曰昔者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宗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赫然俱起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乃使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而河北異謀黑山不順劉表僭亂於南公孫叛逆於北劉繇阻兵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囊弓戢戈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舍是不卹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何由逼而

奪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僭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焉若輔而興之且爽之美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漢室世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今古所慎也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則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之必與已合及得其書遂愁沮發疾袁紹自破公孫瓚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運衰曆數將改宜順天意以應民望紹以苞白事忝於軍府議者咸以苞爲妖妄宜誅紹殺苞以悅衆然遂有逆謀於是紹將南出師以攻曹操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管河南益作船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掠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人衆以伐曹氏譬若履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與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而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兵竊爲公危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爲之義况曹氏而云無稱且公師武臣勇將士憤怒人思自聘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者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而非見時知機之變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南冬十一月張繡買詔降曹操十二月甲辰司隸校尉鍾繇持節鎮撫關中庚辰曹操率師拒衆紹於官渡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類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剋乎或曰紹兵雖強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者攸犯其法必不能從也攸必爲變類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衆欲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要擊之會術病死操悔遣備追之不及備遂據下邳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謂服

曰郭邦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服惶恐不敢當然兵又少承曰與事訖得曹公成兵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者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讓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輯碩皆被誅曹操攻劉備奔袁紹二月遣沮授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沮授臨發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行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兄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矣而將校主銳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曰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矣夏四月曹操救劉延大戰斬顏良秋七月辛巳立皇子馮爲河陽王壬午南陽王薨八月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不可還詔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及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併屬郭圖遂軍官渡紹衆威操軍大懼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或報曰紹聚官渡欲與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神武明哲而衆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

漢在榮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
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
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
可失也操從之劉備去袁紹南奔汝南九月庚子朔
日有鱈之詔公卿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袁曹相持於
官渡孫策欲襲許迎乘輿部署未發爲許貢客所害
先吳郡太守許貢爲策所殺其小子與客謀報曰孫
策勇銳若多殺人於道策必自出則可擒也客從之
乃殺人於江邊策聞之怒單騎自出客刺傷之將死
謂張昭曰中國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可觀成
敗公等善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沈
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
盡其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初策在吳與張昭論曰
今四海未定當以武平之耳吳人陸續年少在坐未
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諸
君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
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
不該覽及權統事辟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
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在軍旅著
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預自知亡日
乃爲辭曰有漢志人吳郡陸續幼敦詩書長翫禮易

受命南征遺疾逼厄禮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
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十一
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沮授爲操
軍人所執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
舊逆謂之曰分野殊異遂用阻絕不圖今日乃相擒
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
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
官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
死爲福公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舍而厚
遇之頃之謀歸袁氏操殺之

六年春三月曹操以袁紹新敗欲悉軍以征劉表以
問尚書令荀彧或曰今紹之敗其衆離心宜因而遂
定而欲遠背亮豫南軍江漢夫困獸猶鬪況在紹乎
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四月曹操
將兵於河上八月辛卯侍中祿慮尚書令荀彧司隸
鍾繇侍講于內冬十一月曹操征劉備奔劉表屯新
野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初紹有三子譚熙尚
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以奇其
貌欲以爲後乃出譚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一
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
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推先代成敗之

賊下思逐免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三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矣及紹未命而死其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爲譚所疾於是紀外順紹裏內慮私害乃矯詔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由是有隙譚軍黎陽九月曹操征譚尚起爲男子化爲婦人周羣曰將有易代之事者

八年春操破譚尚秋七月曹操上言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參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及或在臺常思書往來大小同策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勲業之定或之功也而臣前後獨荷異寵心所不安或與臣事通功並宜進封賞以勸後進者於是封或爲萬歲亭侯八月曹操征劉表軍次西平譚尚爭冀州九月公卿迎氣北郊始用八佾冬十月曹操至黎陽

九年夏四月操拔邯鄲秋八月曹操破郝柔尚熙奔匈奴辛巳封蕭何後爲安衆侯九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曰臣聞先分九圻以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路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人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章刻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堯關衛不要遠使陳項作難家

庭臨海擊析不救聖漢因循未之臣改猶依古法類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爲千里國內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投自近以寬遠縣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帝從之戊辰以司空曹操領冀州牧或說操曰宜復古制置九州則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荀彧言於操曰冀州求公領牧以要民心甚善至於分改九州竊有疑焉若是冀州當取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人人自恐不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悅關右將皆以動心之計今此必以爲次第見奪一旦生變有守善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有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王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其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操曰微足下失之者多矣遂寢九州之議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分涼州四郡爲梁州十年春正月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丁丑增封操萬三千戶平幽冀之功也八月侍中荀悅撰政治得失名曰申監既成而奏之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誅之歌之絃之舞之前

監既明後復申之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其致也俗亂則道荒雖天下不得保其性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也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修慶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置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制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之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矣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賈不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感神明正萬物而成至治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惡既安乎功罪毀譽亦終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作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詐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敬其心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忘刑况於辱乎若在具中人

之倫則禮刑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

域教行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賞以罰審信順令行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安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有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可備史官掌其典常上覽而善焉悅字仲豫潁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頗有才意以漢書爲繁使悅刪取其要爲漢紀三十篇冬十一月并州刺史高幹及

十一年正月有星孛於北斗占曰人主易位曹操征高幹斬之已丑增封操并前三萬戶食拓城陽夏四

縣比鄧禹吳漢故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涼州刺史商邯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三十 袁宏

十二年春曹操上表曰昔袁紹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荀彧乃建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觀勝敗之機畧不出世紹既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於是遂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遂征劉表則河北延其凶計彧之二策以立爲存以禍爲福臣所不及也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戶邑或深辭讓操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以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衆先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何敢謙亮多邪三月癸丑增封守尚書令或戶一千并前二千戶操欲表爲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乃止是時曹公世子臻明尊雋宜高選天下賢哲以師保之輔成王德及征行軍宜以爲副貳使漸明御軍用之道操從之秋八月曹操登白狼山與匈奴頭戰大破斬之袁尚燕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獻首送京師乙酉封操三子爲列侯操不受冬十月星孛于鶉尾乙酉濟南王

斌爲黃巾所殺劉備屯新野荊州豪傑歸者日衆琅邪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身長八尺嘗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少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之信然於是徐庶見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宜可以就見不可屈致將軍且枉駕顧之由是備三詣其廬因屏人而言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量力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蹙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爲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遂能剋紹以弱爲強此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謀此可與之爲援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殆天將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亡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

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復興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願諸君勿復言

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司徒趙溫請置丞相秋七月曹操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大夫郗慮爲御史大夫初操以殺少禁酒太中大夫孔融以爲不可與操相覆疏因以不合意時中州畧平惟有吳蜀融曰文德以來之操聞之怒以爲怨誹浮華乃令軍諮祭酒路粹傳致其罪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歲隨父詣京都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通簡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不見也融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孫門者白膺請見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祖師友則僕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禕後至同坐以告禕曰小時了了者至大亦未能奇也融曰如足下幼時豈嘗嘗膺乎膺大笑謂融曰高明長大必爲禕器年十三喪父哀慕毀瘠杖而後起州里稱其至孝初山陽張儉與融兄哀友善亡命來詣哀適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

爲君主也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偷得脫走收融及哀送獄融曰保內藏舍者融也當坐之哀曰彼來求我求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獻詔書令哀坐之融由是顯名年二十八爲北海太守先是黃巾破青州融收合夷民起兵自守賊張餘等過青州融逆擊爲其所敗收餘兵保朱虛稱詔誘吏民復置城邑崇學校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以彭瑒爲方正

邴原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鄉名曰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爲棺木而殯葬之使甄子然臨配食縣杜其禮賢如此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年餘爲群賊所攻不能自守建安初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初穎川陳紀論復肉刑書曰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刑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纒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刑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融難之曰古者吏端刑清治無過差百姓有罪皆不之濫末世凌遲風化壞亂法侮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又矣而欲繩之以古制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斬一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

百紂也求世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共布爲世大患雖忠如雷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邊功無復悔也曹公將復肉刑以衆議不同乃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即陵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疎其欲也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邇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

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閭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苟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禮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

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於未然也示以耻辱所以內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幸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陷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察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効哉世之論者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齒於人是民不耻惡數為盜茲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況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趨高之儻無所施其惡則陳紀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而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天下和史遷之寃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又相刑之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已踈矣漢書斬

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財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截刻之慘而安勳絕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改者也劉表病死少子琮領荊州九月劉琮降曹操劉備率眾南行曹操以精騎追之及於當陽備與諸葛亮等數十騎邪趣漢津徐庶母見獲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詣曹操操既有荊州水軍十萬將順流東伐吳人振恐議者咸勸孫權迎操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除殘去害況操自送死何迎之有瑜得精兵三萬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天子自立又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劉備至夏口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於柴桑備使亮說權曰海內喪亂將軍起兵江東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行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戈東甲北面

而事之乎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

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

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義不辱況豫州王

室之曹英才蓋世人之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以全吳

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

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復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雖敗戰士還者精甲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

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屢上將軍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以兵勢耳非

心腹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

其破操必矣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門足

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將水

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冬十月癸未日有蝕之

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為衛尉是月曹操與周

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

十四年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備自領荊州屯公

安七月曹操征孫權冬十月晦日有蝕之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

十六年春正月辛巳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是歲劉備入益州

十七年春正月加曹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贊拜不

名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超之父也六月庚寅晦

日有蝕之秋七月庚戌立皇子臨為濟陰王懿為山

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冬十月曹操征孫權

侍中尚書令荀彧勞軍於譙初董紹等謂曹操宜進

爵郡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語彧或曰曹公本

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

愛人以禮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之是行也操請

或勞軍因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丞相軍事次

壽春或以憂死

袁宏曰夫然語也賢人之略也政卷舒廢興之間非

所謂以智屈伸貴其多算權其輕重而揣難易君子

之行已也必推其心而達其道信其誠而行其義義

不違心故百姓知其無私道不失順則天下以為至

當其出也忠著於時君仁及於天下匹夫匹婦莫不

咨嗟者以其致功之本義和也若時不我與中道而

廢內不負心外不愧物千載之下觀其迹而悲其事

以為功雖不就道將何成也及其默也非義而後退

讓謀而後止蓋取舍不同故宛龍蟠以求其志雖仁

者之心大存兼愛援手而陷於不義君子不為也苟

為斯道四體且猶致患而况萬物乎漢自桓靈君失

其柄陵遠不振亂於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乎亂資漢之義功之勉濟荀生之謀謀適則勲隆勲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荀生爲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荀生之識爲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魏雖親於漢已疎則荀生之功爲不義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旣而以爲己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所耻也一汗猶有慙色而况爲之謀主功奮於當年迹聞於千載異夫終身流涕不敢謀燕之徒隸者自已爲之功而已死之殺身猶有餘媿焉足以成名也惜哉雖名蓋天下而道不合順終以憂卒不殞不與義故曰非智之難處智之難非死之難處死之難嗚呼後之君子默語行藏之際可不慎哉

十八年春二月庚寅省幽州并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省司隸校尉以其郡國分屬豫州省梁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夏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郝慮持節策命曹操爲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憫凶越在西土遷在唐衛當此之時殆若綴旒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兇覲覲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振悼于厥心曰惟考

惟祖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馥揚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邑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憚憚君靈用不顯謀斷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反張陽殂斃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乘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黃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途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處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賦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

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序海內宣美風俗秀施
勳教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維伊尹格于皇
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滅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
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
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德難念功乃
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
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恭王職又命晉文登
為侯伯錫以二格虎賁斧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
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之是賴今君丕稱顯
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寧九域莫不率
俾功高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惡焉朕以眇眇之
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泉木非君攸濟朕
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
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國公錫君玄
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
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
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
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
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
副焉君敦尚廉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

用錫君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君宣翼風化爰及四方
遠人遐面華夏充實是用錫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
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
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逃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
紀莫匪誅殛是用錫君斧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
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
鉉弓十盧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
感于朕思是用錫君鉅鬯一鹵圭瓚副焉魏國宜置
丞相已下羣臣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制牲款哉敬
服朕命簡郟爾眾時亮庶工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
祖之休命六月己巳徙趙王珪為博陵王
十九年春三月癸未改授魏公金璽赤轂遠遊冠夏
五月劉備剋成都遂有益州諸葛亮為股肱乃峻刑
法自君子小人咸懷慙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
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
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
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
怨一夫掉臂天下土崩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關
騎自是已來有累世之恩支柱羈縻示相承奉德政
不修威刑不肅竈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
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也吾今先威以法法行則知

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此爲著冬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非上意也曹操使人收后后被髮徒跣而出上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曹氏操女也初操以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立爲皇后三月曹操征張魯秋七月魯遂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封魏公子六人爲列侯夏四月甲午進魏公爵爲王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十月命魏王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設五時副車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醫令吉平少府耿熙等謀誅曹操發覺伏誅三月有星孛于東井

二十四年春三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秋八月諸葛亮等上言曰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威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刺畏天下殘毀民物又令陛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逼絕王命厭昧皇極欲使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等州牧宜成亭侯備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親其機兆赫然發憤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將安國靜難克寧舊都會承不密令操遊魂遂得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者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蕃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備破收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照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絕昔西河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寶融以爲元帥卒立績效推破隗囂今社稷之難其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立可謂寒心臣等輒依舊典立備爲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置置依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江陽設壇場御王冠于闕備備上言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

奉辭于外不能除寇靜難以臣王室又使陛下聖教
 陵遲六合否而不泰惟憂反側亦如疾首曩者董卓
 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
 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
 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又未梟除侵擅國威恣心極
 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討操機事不密承
 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
 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
 武歷年無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假寐永歎夕惕若
 厲今臣羣僚以為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
 帝以來此道不廢周監二代建諸姬姓實賴晉鄭夾
 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
 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逆已
 顯既王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
 大司馬漢中王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
 羣臣見逼迫以大義追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
 傾危社稷將墮誠臣深憂碎首之責若應權通變以
 寧聖主雖越水火所不敢辭常慮於懷以防後侮輒
 順眾議拜授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高寵厚俯思自
 效憂深責重驚悸累息如臨于谷輒將率六軍順時
 撲討以寧社稷以報萬分九月丞相掾魏諷謀誅曹
 操發覺伏誅諷有威名潛結義士坐死者數十人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諡曰武王壬寅
 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據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據
 羣兇戡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三十
 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
 切傷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應前緒今使使持節
 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授魏王璽轂領
 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尚在邊境干
 戈不得輟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
 修諒闇之禮究會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
 旁祗厥序時亮天工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乎二月
 丁未朔日有蝕之冬十月乙卯詔曰朕在位三十有
 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瞻仰
 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
 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是
 曆數昭明亦可知矣夫人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之
 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乃告宗廟使御史大夫
 張音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魏王曰咨爾魏王昔者帝
 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干常惟歸有德
 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肆逆
 宇宙傾覆賴武王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綏我
 宗廟豈余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

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天降
瑞人神告徵誕惟亮朱師錫朕命僉曰爾禮度克協
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奉大化饗茲萬國以
肅天道庚午魏王即皇帝位改年曰黃初魏帝既受
禪問尚書陳羣曰朕應天順民卿等以爲何如群對
曰臣與華歆俱事漢朝雖欣聖化義形于色

袁宏曰夫君位萬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
則弘濟於仁義至公無私故變通極於代謝是以古
之聖人知治亂盛衰有時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統
群生本諸天人而深其關鍵以德相傳則禪讓之道
也暴極則變變則革代之義也廢興取與各有其會
因時觀民理盡而動然後可以經綸丕業弘貫千載
是以有德之興靡不由之百姓與能人鬼同謀屬于
蒼生之類未有不蒙其澤者也其政化遺惠施及子
孫微而復隆替而復興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及其
亡也刑罰淫濫民不堪命匹夫匹婦莫不憔悴於虐
政忠義之徒無由自效其誠故天下囂然新王之望
由茲而言君理既盡雖庸夫得自絕於桀紂暴虐未
極徒於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面其理然也漢自栢靈
君道陵遲朝綱縱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
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

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文章之業復陳
乎目前雖曰微翁亦可輔之時獻帝幼冲少遭凶亂
流離播越罪不由已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
而思之人懷臣復之志故助漢者偏從背劉者衆乎
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
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爲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爲首
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漢
苟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之
名因輔弼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
哉初魏王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嘗已爲漢三公
遭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氏之臣於義
既無所爲於國理亦不爲榮也遂聽所守及魏受禪
乃下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
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
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忠賢公年過七十行不踰距
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錫公延年杖
及伏几延請之日使杖入侍又使著鹿皮帽冠履上
章固讓不聽年八十四以壽終處宇文先切習祖者
之業以孝義稱自爲公輔值王室大亂流離播越
經歷艱難以身衛主不失中正天下以此重之自震
至處四世宰輔皆以儒素名德相承乘賜雖方節不
及震然其恭謹孝友篤誠不忝前烈也有子曰修少

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至魏初坐事誅及西魏以
河內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焉明年劉
備自立為天子

後漢孝靈皇帝紀卷第三十

重刻兩漢紀後序

右荀悅前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祥符中刊版於錢塘版廢幾百年今始合二書用諸家博本校其異同撥其謬誤稍條然可讀遂再刻之夫兩漢之事最備者錄司馬遷班固范曄與夫荀悅袁宏之書俱存故也其事咸萃於編年故曰紀其事分於傳表紀志故曰書讀荀宏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宏之紀也各以所序自達於後世荀悅之作後於班固而宏之作先於范曄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其體制凡例則猶黑白之不相亂河漢之不相涉也荀宏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故其詞縱橫放肆反復辯達明白條暢既啓告當代而垂訓無窮其爲書卓矣然比班范二史缺裂不傳僅存篇目蓋因緣世故自有次第而顯晦若有時也編修王公敦閱古訓博極羣書其出使浙東也既刻劉氏外紀以足資治通鑑又重刻舊唐書至刻此兩漢紀其艱其勤尤爲盡力諸書咸備然後編釋上下數千載間侵尋相接矣其發揮欲廢用心高遠以加惠學者非異時刻一書一集之比僕嘗謂校讎是正文字固儒者先務然執一而意改者所當慎也蓋一字之疑後或得善本正之若率以意改即疑成實傳

世行後此字錄我而廢故學者貴於弛張變通也公聞僕語欣然有取輒敢載之篇末因論公覃思此二紀謂與漢書不同使並傳千後未易以彼廢此而一字不可相雜之本意其不苟如此抑以見瓊奇偉麗之觀必待人而後彰也紹興十二年六月甲子日汝陰王鉉序

